

## 敦煌「出家」類讚歌抄寫樣貌與應用

林仁昱

### 摘要

在敦煌寫卷中抄錄了許多關係著「出家」的讚歌，可作為探討當時如何透過詠歌吟唱，以主导出家、共修、應俗設教等行儀，並傳播或強化信念的線索。而讚歌抄寫於卷上的方式、位置，乃至於連結其他讚歌或文書的「原生態」樣貌，可以說就是掌握這些線索的關鍵，故有逐卷進行檢索、敘錄、分析、探究的價值與必要性。因此，本文即針對每個抄有「出家」類讚歌的寫卷予以獨立看待，進行探究。並依照泛出家讚（如：辭娘、出家、送師、辭道場讚）聯繫組、「入山讚文」（〈早出纏〉、〈樂入山〉、〈樂住山〉讚歌組）、泛出家讚與「入山讚文」聯抄組、泛出家讚或「入山讚文」獨與其他讚歌聯抄、僅見單一讚歌卷等類型，逐類逐卷分析、探究。以指出各篇讚歌在不同寫卷的樣貌與其他文獻的聯繫關係，並推究出不同寫卷的抄寫因緣與具體應用的多種可能性，有助於明瞭當時佛教讚歌於法事運用、傳達義理與化導群情的實際情況，對於探討佛教讚歌發展、諸多法事行儀表現的宗教實際意義而言，都將有所助益。

關鍵詞：敦煌佛教讚歌、出家類讚歌、敦煌寫本原生態、法事儀讚、入山讚

---

2021/01/29 收稿，2021/06/07 審查通過，2021/05/07 修訂稿收件。

\* 林仁昱現職為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DOI:10.30407/BDCL.202112\_(36).0004

## **A Study on the Appearance of Copi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Hymn of Becoming a Monk”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Lin Jen-Yu

###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hymns related with “becoming a monk”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which can be used as clues to explore how chanting helped new monks to learn Buddhist etiquette of becoming a monk, practicing together and preaching Buddhism to the secular world, and to spread or strengthen beliefs. The way in which these hymns were written and their locations on the manuscripts, as well as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hymns or documents, are all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clues. Therefore, it is worthwhile and necessary to search, record, analyze, and explore each manuscript.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independently each manuscript of “the hymn of becoming a monk.” It analyzes the manuscripts by categories of themes such as general hymns of becoming a monk (a group of related hymns including “saying goodbye to mother,” “leaving home to practice,” “farewell to the teacher,” “leaving the practice hall,” etc.) “hymns of entering the temple” (a hymn group including “the unfettering,” “the joy of entering the temple,” “the joy of living in the temple”), a group of copied hymns that combine general hymns of becoming a monk and “hymns of entering the temple,” the general hymns of becoming a monk or “hymns of entering the temple” copied together with other hymns, or individual hymns. Such analysis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condition in which the hymns exist in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different manuscrip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text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various causes for copying and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different manuscripts. I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when Buddhist hymns were used during rituals, how they conveyed the Buddhist principles and guided the public sentimen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hymn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many rituals.

Keywords: Dunhuang Buddhism Hymn, the hymn of become a monk,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religious ritual and verse of praise, the hymn of entering the temple

## 一、前言

僧伽是世間的修行者，也是肩負著實際弘揚佛法任務的主體。因此，僧（尼）團體的建立與擴展，自是佛教傳播過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事項。然而，「出家」為僧、尼，不論是進入寺院或山中閉關，都是離開傳統家庭與社會規範，必定要面臨許多脫離的牽扯與磨難，特別是在重視孝養尊親的文化環境中，其所遭遇的質疑與責難，往往是否能順利出家修行的重要關鍵，而世俗種種情慾、物質享受的快樂誘惑，是否真能捨離、放下，更是走向出家是否真能專注成功的基本指標。因此，在即將出家的重要關卡，確實需要積極確認的儀式，即使已經出家修行，還需要不斷強調安住於道的概念，甚至在面對俗事的禮儀法事，或吸納大眾的道場共修，也要「觀機設教」，或示現無常以勸人勿著於世間欲樂，或強調法樂以吸引眾人入山、入寺修行，而關於「出家」的讚歌也就隨之產生。在敦煌寫卷中也抄錄了許多關係「出家」的讚歌，成為探討當時如何透過詠歌吟唱，以主導行儀、強化信念的線索。這也就是說讚歌抄寫於卷上的方式、位置，乃至於連結其他讚歌或文書的「原生態」樣貌，都將可能成為明瞭當時相關儀式（包括出家、共修、應俗禮儀）進行的關鍵因素，故有逐卷進行檢索、敘錄、分析、探究的價值與必要性。所以，基於這樣的認知，本文即是針對敦煌寫卷中，內容主體為唱述辭親出家、安住修行、道場情誼的讚歌，進行讚歌抄寫樣貌「原生態」的逐卷探究，期望能藉此推究其意義表現的應用價值。

具體來說，本文的研究對象將包括主題為「辭親出家」類讚歌，有〈好住孃讚〉（又有〈辭阿娘讚〉、〈辭娘讚文〉等稱呼）、〈出家讚文〉、〈辭父母讚〉等篇，即在數量與實際運用上都占有顯著地位者；<sup>1</sup>以勸說出離凡塵，推向安住修行為主旨的讚歌，主要就是結合〈早出纏〉、〈樂入山〉、〈樂住山〉等篇的「入山讚文」讚歌組；<sup>2</sup>還有關於訴說道場情誼，增進安住修行力量的讚歌，主要就是〈辭道場讚〉、〈送師讚〉、〈蘭若空〉等篇。而為了

<sup>1</sup>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收於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編：《法藏文庫》第89冊（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4年），頁204-207，依據實際內容的差異（有部分句子不同），再將〈好住孃讚〉可細分四種類型，〈出家讚文〉細分三種類型。

<sup>2</sup> 同上註，頁208-209，將此讚歌組，歸為「安住修行」類。

著眼於抄寫樣貌「原生態」的研究方法，將依據寫卷上的樣貌，依序分節探討：泛出家讚（如：辭娘、出家、送師、辭道場讚）聯繫組、「入山讚文」（〈早出纏〉、〈樂入山〉、〈樂住山〉讚歌組）、泛出家讚與「入山讚文」聯抄組、泛出家讚或「入山讚文」獨與其他讚歌聯抄、僅見單一讚歌卷等類型，期望能在關注敦煌寫本「原生態」的原則下，將每一個寫卷的樣貌都予以獨立看待，探討其應用的意義與價值。不僅期望能夠明瞭各篇讚歌在不同寫卷樣貌所呈現的應用的多樣性，也能使不同寫卷的抄寫因緣與具體應用的關聯性得以具體顯現。

## 二、泛出家讚（辭娘、出家、送師、辭道場讚）聯繫組

將此類寫卷以「泛出家讚聯繫組」作識別的原因，在於其可能同卷抄錄（甚至是聯抄）〈辭娘讚〉、〈出家讚〉、〈送師讚〉、〈辭道場讚〉等篇讚歌，可以顯現讚歌在實際應用上的聯繫關係。

（一）S.1497 正面為前面殘缺的〈辭道場讚〉及完整的〈好住孃讚〉、〈小小黃宮養讚〉、〈樂入山〉諸讚，字跡相同，抄寫工整，各篇和聲都縮小字體標示。而此 4 篇均與道場修道、捨離凡俗有關，特別是從道場同學相扶持到親情捨離，乃至於安入山修道，誓願隨佛、成佛的義理連貫，因此抄寫者應具有顯著聯繫意識，可以共同運用在寺院共修法事，強化會眾修道信心。背面為〈曲子喜秋天〉字跡不同，較為潦草，應是後來加抄，然此篇以「五更」聯章的歌詞體制鋪展，內容卻具有強烈世俗性，特別是以 7 月 7 日望見牛郎、織女星，心中牽涉對於「男女愛情」的寄望、懷想與失落之情，更與此卷正面強調難捨能捨的意義衝突，然有「女伴近綵樓，頂禮不曾休。佛前燈暗更添油，禮拜再三求」等語，<sup>3</sup>末尾且以「秦箏」、「黃針」、「梳頭」總結一夜的情思，且託寄於秋景之中，顯然具有閨中情懷與禮佛祈願相結之情境。如此曲子歌辭安抄於此的因緣，或可顯現寺院在面對大眾傳揚佛理的考量之下，必有接納世俗歌曲的現象，只是

<sup>3</sup> 本文所引用之 S.1497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l.uk>, 其後引文即不再另行加註。本文其他各寫卷內容之引文來源，除非有特殊狀況，須援引不同來源的照片或校記以作說明外，亦均僅作一次註釋。

這所接納的內容仍必須牽涉向佛祈求的信仰前提，換句話說，正面是原先使用於寺內法會，以強化僧俗信眾信心的讚歌叢抄，但在布教化俗的需求之下，加抄具有禮佛、祈求意象的俗曲，而使此寫卷有更多元的使用意義。

- (二) S.1947 為單張紙，正面為〈辭道場讚〉、〈送師讚〉，背面為「咸通四年（863）敦煌管內寺窟筭會」、「花氈錦褥」等數量資料，<sup>4</sup>兩篇讚歌均有首題，讚名下未換行即寫讚歌文辭，此 2 篇均與道場人情相關，前者為常與〈出家讚文〉聯抄，形成聯繫組的〈辭道場讚〉，此為集體參與法事之後，相互勉勵的讚歌，特別著重同會、同門、同學的情誼，正是相結互助，未來同登龍華的善緣；後者〈送師讚〉為懷念師恩並及於回顧自幼入道場的讚歌，情感真摯深刻，但本卷此讚缺 P.3120 之首 2 句「人生三五歲，父母送師邊」，<sup>5</sup>僅從「師今曠（演）寂去，捨我逐清閒」寫起，<sup>6</sup>可能是因應唱述者實際出家經驗（未必三五歲即至師邊），或者適應更靈活運用需求而產生刪省的現象。而此二讚聯抄情況雖僅見於本卷，就意義表現來看，卻連結起道場情誼，這對於認同師承與同門互助，乃至於相勉勵於道業的力量凝聚而言，應具有效力。至於背面的應用文書，由於字跡不統一，且有抄錯即換行重抄等現象，應是後來採用原抄錄讚歌之單張卷之重複利用，但具有顯現其年代為唐懿宗（859-873 在位）時期，且能呈現當時敦煌所轄境內「一十六所寺」及「三所禪窟」，有關於「司空吳僧統」算會之後氈褥分配等事宜，可見當時統理寺院組織往來聯繫的情形，由於多見花氈、錦褥等物品名稱，《斯坦因劫經錄》認為具有考究中世紀河西工藝技術的價值。<sup>7</sup>

<sup>4</sup> 本文所引用之 S.1947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l.uk>。

<sup>5</sup> 本文所引用之 P.3120 寫卷內容皆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nf.fr>。

<sup>6</sup> S.1947 作「師今曠寂去」，P.3120 作「師林演寂去」。

<sup>7</sup> 此文書於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收於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05，著錄為「癸未年五月抄錄官筭籍上明照手下再成氈定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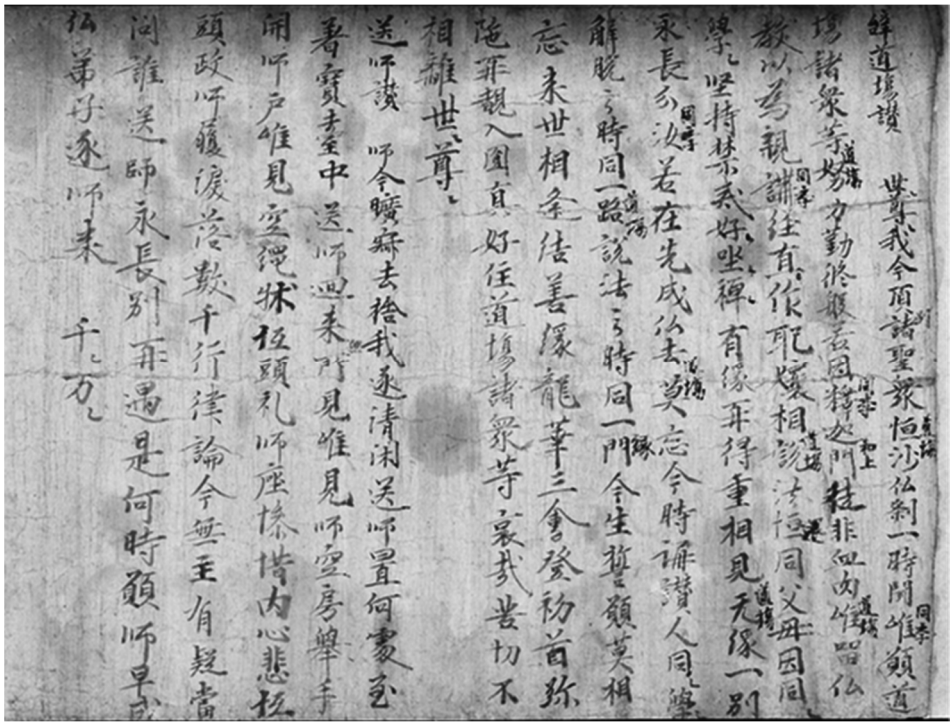


圖 1：S.1947 為單張紙，正面為〈辭道場讚〉、〈送師讚〉聯抄，均與道場人情（祈願隨師、莫忘同門之緣）相關。<sup>8</sup>

(三) S.5572 為冊子本讚歌曲辭叢抄，前殘破，至第 3 殘面始可辨，首存「遠辭簫（蕭）寺來相謁，總把衷腸軒砌說，一迴口（吟）了一傷心」3 行半後殘，<sup>9</sup>可知為「三冬雪詩」（即〈秋吟〉一本），大致上每句抄 1 行，故延抄達 9 面，後空兩面，始抄〈散華樂讚文〉，而此留空 2 面之第 2 面，獨有 1 行題記「顯德參年三月六日乙卯歲次八月二日書記之耳」，故可知其抄錄的時間是在後周世宗時期（956）。自〈散華樂讚文〉之後，陸續抄寫有〈出家讚文〉、〈辭道場讚〉、〈法身禮〉（尾題「十二光禮法身禮一本」）、〈華嚴和尚蘭若空〉（尾題〈向山讚〉）、〈高聲念佛讚〉（首題名下書「釋法照」，有尾題未書作者）、

<sup>8</sup> 本文所引用之 S.1947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l.uk>。

<sup>9</sup> 本文所引用之 S.5572 寫卷內容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 8 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42。

〈極樂寶地讚〉、〈歎彌陀觀音勢至讚〉（首題名下書「釋法照」）、〈西方十五願讚〉、〈四十八願讚〉、〈善道和上西方讚〉、〈隨心歎西方讚〉（首題名下書「沙門惟休述」）、〈父（佛）母讚文〉等，〈佛母讚〉僅存殘破之 3 行有餘。由於〈出家讚文〉與〈辭道場讚〉聯抄，亦形成泛出家讚聯繫組，且聯繫本冊首為具勸化意味的「三冬雪詩」，故可知本具有回視志願與安住道場的連貫意義。而此冊所收內容雖然駁雜，當以作為適當時機摘選應用。但從所存整體「原生態」觀之，亦可見其所收錄排序之考量。即以勸化之「三冬雪詩」起始，代表面對大眾的法事開頭，可先唱之，以行勸化，<sup>10</sup>接著以〈散華樂讚文〉作為進入行儀的開端，從歌頌釋尊前生能捨與今生苦修之諸多德行，到「大眾持花來供養，一時舉手散虛空」的道場禮敬氛圍的營造，順勢帶入〈出家讚文〉與〈辭道場讚〉聯繫組，強化信眾志願，隨後走過行禮讚的〈法身禮〉與追懷華嚴和尚的〈蘭若空〉，以應身（禮拜）、口（唱讚）、意（追懷、省思、效法）後，即皆為可見於「五會念佛」法事的多篇淨土讚歌，具有從現實世間推向極樂淨土的次第，或可說明抄錄者的抄寫意識，亦可明白泛出家讚歌聯繫組與淨土讚歌合抄的意義關聯。

- (四) BD06318 (B.8325、鹹 18) 首殘尾完，存卷首為《佛說七階禮佛名經》190 行，後依序為〈五臺山讚文〉、〈辭娘讚文〉、〈辭道場讚〉、〈南宗定邪五更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著錄：「《七階佛名經》為敦煌流行的禮懺文獻，其餘 4 個均為在禮懺儀式上唱誦的讚詞」<sup>11</sup>然又言這些文獻抄在同一卷軸上，是否意味著用於相同場合值得研究，故可見此為不確定之推論，特別是後面 3 篇讚歌及〈南宗定邪五更轉〉，似乎與七階禮拜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的行儀展開，並不相關。然而〈五臺山讚文〉、〈辭娘讚文〉、〈辭道場讚〉3 篇，卻皆與入山修道有關，從強化現世修行道場五臺山，到辭親出家、道場同學同修共成佛道，義理清晰明確，特別

<sup>10</sup> 林雪鈴：〈敦煌講唱文辭〈秋吟一本〉之文學意象與說服敘事〉，《敦煌學》第 32 期（2016 年 8 月），頁 85，認為此內容為當地僧侶在結束「夏安居」後、季節轉入嚴冬前，向民眾募施冬衣的唱辭底稿。

<sup>11</sup> 方廣錫、李際寧、黃霞：《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第 4 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3703。



是〈辭娘讚文〉、〈辭道場讚〉本常相鄰於同卷，更可見其並用之可行性，至於透過數序「五更」聯章唱述的〈南宗定邪五更轉〉，旨在闡發「諸行無常是生滅，但觀實相見如來」的義理，<sup>12</sup>勸勉會眾修行得以「開佛眼」、「免沉淪」，亦可算是連接入山修道的旨意與目標，故 4 篇讚歌可視為道場經常性法事之備用，特別是強化安住修行概念所必要。

- (五) P.4597 於《伯希和劫經錄》著錄為「《釋子歌唱讚文集本》」，並以小字注：「所收甚多，幾可與法照《念佛誦經觀行儀》相等。背有雜字若干。」<sup>13</sup>已能顯示其作為歌曲叢抄的屬性。本卷首為〈和菩薩戒文〉，可見宣達戒律應是適應此卷諸多行儀起始所通用，包括聯繫「出家」類讚歌的應用，而本文首先著眼於〈辭父母出家讚文〉及〈出家讚文〉、〈辭道場讚〉等泛出家讚於此讚歌叢集中的位置、面貌與前後聯繫意義。首先，關於〈辭父母出家讚文〉抄於〈遊五臺讚文〉之後，似乎具有強調世間道場，以轉入辭父母出家的立願聯繫，此讚文前有序文一段，說明欲出家者的行事條件，特別不只是辭父母，還要辭王侯，因為「身體髮膚受之於父，而育養成立實賴王侯」，<sup>14</sup>這個概念對於說明當時對於出家意義的展現，尤其是面對社會的「定位」解釋來說，有著不忘忠於國，感念於社會的宣示，可說非常重要，誠如：「鮮淨裝束，經宿沐髮，至伽藍中，先拜佛，次拜帝王，次拜官吏」意義顯明。這自是在忠孝觀念堅固的社會環境中，必然要有的舒緩觀念與制度衝突的措施，在皇權力量強大的社會環境中，出家絕非是一己意志，即可成就心願的，要能得到官府的允准，始有出家的效力。所以，當這樣的行儀進行時，也就代表獲得認可的歷程。義淨（635-713）《南海寄歸內法傳》在比較「西國」與「神州」出家軌儀時曾指出當時的規矩：

<sup>12</sup> 本文所引用之 BD06318 寫卷內容出自於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84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年），頁 165-166。

<sup>13</sup> 參看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頁 304。

<sup>14</sup> 本文所引用之 P.4597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nf.fr>。

神州出家，皆由公度……凡蒙公度者，皆須預請一師，師乃先問難事，若清淨者，為受五戒。後觀落髮，授縵條衣，令受十戒。法式既闕，年歲又滿，欲受具戒。師乃觀其意志能奉持者，即可為辦六物。<sup>15</sup>

可見透過「公度」來剃度出家，也就是在國家制度下來「把關」認可，是必要的規矩。而公開問難的剃度師，就是替國家負責這項任務。至於要成為真正「合格」的僧人，還要受過「具足戒」，那還得由法師長期觀察，再三問難、確認心志，然後從五戒、十戒、具足戒漸次展開。不過，郝春文認為義淨身處於貞觀至先天年間，其實是社會較穩定的時候，尚且就有「至受具日令入道場，律儀曾不預教，臨時詎肯調順」的感慨。<sup>16</sup>到了中、晚唐之後，政治趨於混亂，許多實施戒儀的預備訓練恐怕已經廢弛，狀況就更難以控制。尤其是歷經「安史之亂」，甚至產生出賣度牒以供軍需的弊端，使得出家這件修行神聖的事，變成一種權力施放的交易，更可謂風氣敗壞。<sup>17</sup>不過，透過本寫卷所呈現的面貌，對於明瞭唐五代敦煌地區出家儀節進行實況來說，仍是明確有益的。尤其是〈辭父母出家讚文〉從序文到歌辭所展開的禮拜、論難的過程，就值得特別留意：

……次拜辭父母云：「父母，願聽我曹等出家，堅持齋戒作沙門，十方諸佛甚難逢，我等誓當隨佛學。」父母答男女：「我久劬勞養男女，為於經嗣答吾恩，汝今捨我欲出家，使我孤獨依誰活。」男女答父母：「我等自從無量劫，流轉三界生死中，三相貪染結因緣，恩愛繫縛不能脫，假使恩愛久共處，時至命盡會離別，見此無常須臾間，是故我今求解脫。」父母云男女：「我昔曾聞佛教說，父母於子有重恩，汝等且合報吾恩，背恩出家有何益。」男女答父母：「我今暫得捨恩愛，願得成佛入無為，先度父母答慈恩，是名真實故恩者。」

<sup>15</sup> [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卷3，頁107-108。

<sup>16</sup> 同上註，頁107。

<sup>17</sup>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6-7。

相較於〈辭娘讚〉採用娓娓訴情的方式轉化對於親恩的眷戀與感念，〈辭父母出家讚文〉採用「論難」的方式，直接指明出家修道最難割捨對於父母的「情感」與「責任」兩面的問題，其實也是最難圓於社會普遍觀念的部分。而引禮師帶領這樣的論難過程，將使出家者在此人生抉擇的關卡上，再次深切自省，若能誠心接納，隨讚而唱，則意味著再次通過捨離俗情的試煉，確立出家修道的意志。換句話說，若是道心堅定，必然能夠接納「假使恩愛久共處，時至命盡會離別」的概念，確實看透無常現實與流轉業海無有窮盡的苦處。可見這作為俗情「關照與捨離」間的考驗，可說是相當緊密且實在的出家確認過程，於〈辭父母出家讚文〉前後聯繫諸篇讚歌，可見其中具有意義得以聯繫，並足以設想若將其為指涉出家典儀進行的表現內容與應用意義：

表 1：P.4597 以〈辭父母出家讚文〉為出家儀節核心的讚歌分析表

讚歌 (或文書名稱)	內容大意	於出家儀節的應用意義
〈和菩薩戒文〉	透過「經云」與「和云」的對應表述，再加上套語「諸菩薩莫○○」的七言讚歌體，逐項揭示作為菩薩遵守戒律的內容與重要性，並指出不守戒律的報應。	將此篇放在全卷開頭之處，對於剃度儀節，乃至於僧團行儀軌範的表述，都具有重要的宣示意義。
〈西方樂讚文〉	僅「(香檀林)得生淨土報佛恩」等 4 句。	強化道場修行與念佛生淨土的概念。
〈散華樂讚文〉	七言體讚歌，每句之下均附註和聲，為「散華樂」與「滿道場」兩兩交替出現，能顯示行儀之所在，主要內容讚詠釋迦牟尼佛於過去世與今世事蹟與功德，具現世修行啟示。	一方面搭配散花莊嚴道場，作為行儀重要展現的階段；一方面以讚歌詠歎佛陀事蹟，強化修行意志。

讚歌 (或文書名稱)	內容大意	於出家儀節的應用意義
〈般舟梵讚文〉	僅抄寫「般舟三昧樂(願往生),大眾固心厭三界(無量樂)」2句。	可能作為帶過唱段。
〈香湯讚文〉	以七言體詩讚12句,由阿耨達池、雪山童子典故,引說以湯水灌沐有漏之體,意味清淨身心,守持淨戒。	具有藉「香湯」灌沐之事,強化守持淨戒之意,這在出家法事中,可能搭配具體與灌沐相關的行儀。
〈四威儀〉	從行、住、坐、臥四方面,揭示出家人應有的形象。	整束會眾的意義,也可能以此揭示出家的殊勝、脫俗。
〈臥輪禪師偈〉	揭示臥輪禪師「能定百思想,斷「煩惱」長「菩提」的概念,並有引人出離名相,勿忘生分別的概念。	整個儀式進行的第一個「典範」禪師讚歌,為即將而來的出家儀式作鋪墊。
〈受吉祥草偈〉	以七言四句詩讚,唱吉祥童子授仙草事。	以「佛坐此草成佛道,出家比丘亦如是」勉勵出家眾。
〈大乘中宗見解要義別行本〉	散文體,在眾多偈讚中顯得特殊,為一段闡述世間緣起性空、俗諦皆幻的文書。	主禮法師作為宣說的文辭,勸勉會眾理解其義,並能發願求解此世間第一義。
〈香讚文〉	強調以「香」、「花」供養諸佛菩薩的功德。	可搭配典禮開始時,進行獻香與獻花的儀節。
〈花讚文〉		
〈遊五臺讚文〉	由讚嘆彌陀佛國,轉而讚嘆世間修行的好去處,正是有「文殊普賢相對問,八万徒眾競來聽」的五臺山。	末尾以強調:「努力前頭心決定,莫退菩提薩埵身」正是對出家者的鼓勵。

讚歌 (或文書名稱)	內容大意	於出家儀節的應用意義
〈辭父母出家讚文〉	前半透過「問難」的方式演唱讚歌，引導戒子省思捨離俗情之事，以確認出家的意志；後半為讚偈組，搭配剃度儀節進行，有眾僧與導師的祝福歌辭，也有導師的「開示歌辭」。	這是為整個出家法事行儀進行的核心部分，透過讚歌來引導省思、確認捨離，亦有對於新剃度者的祝福。
〈義淨三藏贊〉	行過剃度儀節之後，再次出現「典範」禪師的讚歌。	以取經、譯經祖師為主，不僅在於揭示典範，亦應具有導引修行者深入經藏的意義。又以德行能使龍虎屈服的禪師贊，表現修行的目標。
〈羅什法師贊〉		
〈旅迹本西方化利游詩〉		
〈唐三藏贊〉		
〈稠禪師解虎贊〉		
〈發四弘誓願〉	透過七言詩讚，發願度無邊眾生、斷無盡煩惱、學無邊法門、成無上菩提。	引導新剃度者，擴大心量，立下度盡眾生、斷盡煩惱等宏願。
〈菩薩十無盡戒〉	透過條目列舉式，依序簡要揭示菩薩十戒。	再次強調基本戒律與起始處相互呼應。

而於此〈辭父母出家讚文〉之後，尚隔〈義淨三藏贊〉等讚頌高僧讚（以取經、譯經、留學僧為主），並有〈發四弘誓願〉、〈菩薩十無盡戒〉、〈金剛五禮文〉等強化出家修行與弘化眾生、求證道業志向的禮讚文書，還有〈五臺山讚文（并序）〉、〈寅招（朝）禮〉、〈九想觀詩〉、〈佛母讚〉，再接泛出家讚聯繫組〈出家讚文〉、〈辭道場讚〉，此種由〈佛母讚〉示現依且恩愛有離別，引出泛出家讚聯繫組的方式，透過敦煌寫本「原生態」的考察，實有多例，只是本卷在讚歌聯繫組之間，又多了〈菩薩安居解夏自恣法〉，這其實是僧人於結夏安居的誓願詞，強調「我佛子菩薩僧某甲」依釋尊教法結夏安居，隨緣依無相無為住身心，而這樣的誓願對應前所承接〈出家讚文〉持續排比「捨卻」世俗享樂事物，「唯有」修行衣鉢尊經的意義相應，

又與後續〈辭道場讚〉以留道場修行的同學為親，且以「降經直作耶娘想，說法還同父母因」用功修持惕勵自我的意念相契，或許也可以藉此顯現〈出家讚文〉、〈辭道場讚〉聯繫組可適用於結夏安居，並具有提示僧眾應回視誓願，更能安適、把握此境，積極用功修持之意。

綜合以上，可見此類各寫卷均抄有〈辭道場讚〉，似乎透過此篇作為核心即可連結〈辭娘讚〉、〈出家讚〉、〈送師讚〉等篇，這特殊的「原生態」現象，應與〈辭道場讚〉內容強調「和尚門徒非血肉（道場），惟留佛教以為親（同學），講經直作耶（爺）孃相（道場），說法還同父母恩（同學）」強化以道場群體（講經說法的師父與同樣聽經、修行的同學）替代世俗親情的觀念有關。這也就是說既是辭親出家，則原本來自親情的相扶助之力，就必然有所改變，而捨棄血肉的關係，卻有相同目標的道情可以聯繫，成為可以相互勉勵同成道業的「新親情」。而如此道場凝聚力確立後，若再聯繫淨土、說禪讚歌，乃至於禮懺、說戒、發願文書，雖然有道場備用的隨機性，卻也可以見到以「安住道場」為前提，於寫卷收錄讚歌於道場集體運作概念上的考量。

### 三、「入山讚文」（〈早出纏〉、〈樂入山〉、〈樂住山〉讚歌組）

在 P.2713 有題「〈入山讚文〉一卷」後，依序抄寫〈早出纏〉、〈樂入山〉至〈樂住山〉3 篇讚歌，形成聯抄組。這可以說是從勸說出離塵世、鼓勵入山修道到期勉安住修行的概念貫通組合，義理清晰明確。然在寫卷抄錄狀態與實際運用的推測上，此 3 篇並非絕對必須結合在一起。有部分寫卷僅抄錄其中 1 篇或 2 篇者，而這些不同取捨的面貌或為隨機抽選？或有特別意義？將有透過其寫卷之「原生態」面貌作分析探究的必要，故以下除了「入山讚文」與泛出家讚聯抄，或其獨與其他讚歌聯抄的情況另有論述外，將分項逐卷敘錄於後：

#### （一）抄錄 3 篇者（S.3287、S.5966、P.2658、P.2713）

1. S.3287 是抄有眾多文書的雜抄卷，正面首殘，殘存首行見〈千字文〉，自「（仁）<sup>18</sup>慈隱惻、造次弗離」以下均可見，<sup>19</sup>抄竟，有尾題「〈千

<sup>18</sup> 「仁」字抄於前一行，僅餘「亻」邊可識。

<sup>19</sup> 本文所引用之 S.3287 寫卷內容皆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l.uk>。

字文〉一卷」，下以小字抄五言詩一篇：「今日書他智（字），他來定是嗔，我今歸捨去，將作是何人」，此疑為後來加寫之「學郎詩」，為學郎間戲謔所添。<sup>20</sup>換行書「尚想黃綺意，想疾於繇年……」此於《斯坦因劫經錄》著錄為「王羲之顛書論」；<sup>21</sup>池田溫檢出此段文書為王羲之（303-361）〈尚想黃綺帖〉，並推論為9世紀的寫卷，<sup>22</sup>榮新江則認定此〈尚想黃綺帖〉與〈蘭亭序〉為西域地區兒童的習字範本，由此可見最具漢文化特徵的典籍在西域的傳播程度。<sup>23</sup>此帖抄竟，未換行而題「十五願禮佛懺」：一願眾生善修道，二願莫生宜（疑），三願袈裟來真體，抄至「十願一切法門開」後，即換行書「甲子乙丑金，丙寅丁卯……」等六十干支與五行對應辭（歌訣），<sup>24</sup>抄竟，換行依序書〈早出纏〉、〈樂入山〉、〈樂住山〉及〈李涉法師歡喜文〉，其中「歡喜文」後段殘破，延至破落殘片，未能完整。背面首見破落殘片，此乃未完整的書狀文字，入本卷紙則可見題寫「〈千字文〉一卷」，下書即「敕送遠還，通達逍遙，近道邊遇……」等文字2行，似乎不能符合一般通行之〈千字文〉內容；其後所接續黏貼之另紙，為上下顛倒書寫文書，依末尾題記可知為「百姓梁定國」之書狀，由此類似的文書含前文所述破落殘片，共有5件，<sup>25</sup>除破落殘片外，其餘可見末尾題記尚有汜住住、索憲忠、汜履倩等人名，

<sup>20</sup> 楊秀清：〈淺淡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的學生生活——以學郎詩和學郎題記為中心〉，《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頁145。

<sup>21</sup> 參看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頁176。

<sup>22</sup> 〔日〕池田溫：〈敦煌本に見える王羲之論書〉，《中國書論大系月報》第5號，頁8-12，此月報以別冊形式夾附於〔日〕中田勇次郎編：《中國書論大系》第6卷（東京：二玄社，1979年）。

<sup>23</sup> 榮新江：〈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文史知識》2015年第8期，頁8。

<sup>24</sup> 此文書於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2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年），頁341，著錄為「甲子五行歌訣」；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5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27，著錄為「六十甲子納音性行法」。

<sup>25</sup> 此文書於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27冊，頁342，著錄為「梁定國等戶籍手實牒」；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5冊，頁31，著錄為「子年犂三部落百姓汜履倩等戶手實」；楊際平：〈吐蕃子年左二將戶狀與所謂「犂三部落」〉，《敦煌學輯刊》1986年第2期，頁19，擬訂為：「吐蕃子年五月沙州左二將百姓汜履倩等戶口狀」，實針對這5件被接續黏貼文書的不同當事人擬名。

故《斯坦因劫經錄》著錄為「子年百姓汜復情等戶籍手實牒」，並錄其中一例之文，<sup>26</sup>應是作為轉錄百姓諸戶情況之戶口情況報告（存歿書狀），末尾題記即為戶長的簽名與保證語，<sup>27</sup>可以視為探討戶政資料（特別是行人部落和絲綿部落）的重要文書，<sup>28</sup>也可作為明瞭吐蕃統治敦煌時期部落、將制之情況。<sup>29</sup>總結此卷，應是黏貼百姓戶口狀用紙再利用，以供學郎（或年輕學僧）學習抄錄教材之用，而從正面的組成可知其教材取用的考量，包括認識各類事物的〈千字文〉，習字與相關知識的〈尚想黃綺帖〉，然後是勸說出離俗世、安住修行的〈早出纏〉、〈樂入山〉、〈樂住山〉及〈李涉法師歡喜文〉，故可知教育的思想取向，作為提供年輕學僧（沙彌）學習之用的可能性較大，而抄錄讚歌組除強化安住修行的思想，當也有作為實際習唱的可能性，至於百姓戶口狀紙何以能黏之為寺學再利用，或許也可以見出寺方與官府往來之密切關係。

2. S.5966 為單張破斷為 3 片（橫斷 1 片為上，2 片為下，應尚有 1 片為上，然已漏失不得見），首尾皆殘，未見首題，卷首僅存〈早出纏〉之「榮華富貴暫時間」以下諸句，卷尾至〈樂住山〉之「（前殘）喧雜如牢獄」。<sup>30</sup>從目前抄錄「入山讚文」（〈早出纏〉、〈樂入山〉、〈樂住山〉聯抄組等 3 篇），字跡工整，兩句抄 1 行，其下標記和聲辭「早出纏」、「樂入山」、「樂住山」。推測此卷可能原是便於攜帶隨機應用的讚歌聯抄卷。
3. P.2658 正面為殘存的「《文選》」，《斯坦因劫經錄》附註說明此為「揚雄劇秦美新之後段及班固典引之開端」，<sup>31</sup>即首行殘存《文選·揚雄·

<sup>26</sup> 參看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頁 176。

<sup>27</sup> 吳麗娛：〈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地方機構行用的狀〉，《中華文史論叢》2010 年第 2 期，頁 90-91。

<sup>28</sup> 陸離：〈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行人」、「行人部落」〉，《民族研究》2009 年第 4 期，頁 87-88，即以此卷資料作為探討「落蕃唐人組成的行人部落和絲綿部落」的依據。

<sup>29</sup> 劉進寶：〈關於吐蕃統治經營河西地區的若干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 1 期，頁 13，即以此卷〈吐蕃子年沙州百姓汜履情等戶籍手實殘卷〉討論「左一將」、「左二將」、「左六將」等將制情況。

<sup>30</sup> 本文所引用之 S.5966 寫卷內容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 10 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

<sup>31</sup> 參看王重民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頁 269。



劇秦美新》之文句：「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玉神」其後抄 21 行，<sup>32</sup>抄竟，但上下沿多有殘破；後題「(上沿殘) 引一首〈班孟堅〉」換行即抄「(上沿殘) 固言：『永平十七年(74)，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確為班固《典引》之文句，後僅見殘段的 3 行。背面為〈早出纏〉、〈樂入山〉、〈樂住山〉聯抄組，字體尚稱工整，但每行句數不一，採連續抄寫的模式，每句和聲以小字書寫，抄竟後空白約數行距離，有題記「乾寧五年歲次戊午七月八日學士郎宋坤口書記」，故可知此卷抄寫於唐昭宗時期(898)，由於背面僅有 3 篇讚歌曲與題記，未見其他文書，故推測本卷應是取用《文選》、《典引》原卷再利用，抄寫此讚歌組併以題記，以作為便於攜帶隨機應用。

## (二) 抄錄 2 篇 (S.6321、P.2563、Dx.1629)

1. S.6321 正面為〈樂入山〉與〈樂住山〉殘片，前者僅存「誓願專心出三界(樂入山)，誓願成佛不歸還(樂入山)」，後者可見首題，讚歌辭文僅存「閑居淨(靜)坐石林間(樂住山)，了妄與真性無二(樂住山)，任運契可聖遺言(樂住山)，時有昏沉來欲撓(撓)(樂住山)」等 4 句，<sup>33</sup>有界欄，但皆超出上橫線 2 至 3 字。背面中央題「開經發願文」可見文書屬性，然首尾皆殘，較完整的文字在第 2 行之後，其中有言：「媚吞聲，調風於人寰，降休祥於天界」，並發願、祝禱言：「我聖立舍如來之屬付，登宇宙之雄尊，遠託明神，用靖邦國，故一日兩祭，奠香乳，發動笙歌，三心重陳，焚海香而奏魚梵，是日也，花繁鳥集……」，<sup>34</sup>故推測是官吏或軍士祈願辭，題名後，又可見：「恭聞佛號，良望運悲，知以濟舍識法名，露沃煩熱，以施清涼，僧為福田與四生而為善支(知?)口(下殘)」等語，顯現法事

<sup>32</sup> 本文所引用之 P.2658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nf.fr>。

<sup>33</sup> 本文所引用之 S.6321 寫卷內容皆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l.uk>。

<sup>34</sup> 其內容類似 P.2854「〈祭天王文〉」但略有不同，特別是後段「莊嚴我當今皇帝」以後之祈願語，本卷(S.6321)均無，本卷為「是日也，花繁鳥集」等歌詠場面之語，但可參照，推知其用應非藉以祝福皇帝，而為普賀法事。參看陳曉紅：《敦煌願文的類型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頁 137。

之殊勝，故連接於此可見發願與讚嘆搭配，以推至莊嚴佛事之氣氛，具有顯著的實用意義。而抄寫於〈樂入山〉與〈樂住山〉之背面，亦可以此寺院於雜抄法事讚歌與文書的備用考量。

2. P.2563 正面為郭象注「《莊子》殘卷」，背面為首殘的〈樂入山〉（自「願諸善友相接引〔樂入山〕」句之後始完整），<sup>35</sup>完整的〈樂住山〉與未抄竟之首題「〈散花林〉」讚歌（即 S.5572 等卷之〈散蓮花樂〉），然〈樂入山〉與〈樂住山〉字跡工整，顯然與「〈散花林〉」的潦草情狀有別，故有可能是後來再急促增抄以備用，而此「〈散花林〉」實具有讚頌佛陀入山苦修之義，若與「入山讚文」相聯抄，在義理表現方面確實可以聯繫、呼應。
3. Dx.1629 為窄幅脫紙，正面有界欄，首行存「讚一本」3 字，推測是前紙末尾或有「入山」2 字，以如 P.2713 作為統稱，但本卷僅見〈樂入山〉與〈樂住山〉2 篇連抄，未再題讚名，首句為複疊「樂入山」或「樂住山」，其中〈樂入山〉首尾完整，〈樂住山〉僅存至「勤加策勵豈能口（牽）（樂住山）」句後斷脫，<sup>36</sup>此卷每行僅抄 1 句，每句末尾所加和聲，如「樂入山」、「樂住山」。背面僅見雜寫「人間之」三字，應與正面讚歌運用無關。

### （三）抄錄 1 篇者（S.1644、S.4712、S.5987）

1. S.1644 為單張脫紙，正面為《大寶積經》卷第 49，有界欄，字跡工整。背面首題「〈早出纏〉」，其下有重複記號，即為前引和聲之標示，而前 3 句讚歌辭文之句末，亦同樣有重複記號，表示沿用「早出纏」作為和聲。本卷〈早出纏〉字跡較為潦草，且讚歌辭文為連續抄寫式，即未規畫每行書寫句數，每行文字抄無空間即換行，不考慮是否為完整句，故推測是臨時應急抄用。此篇之後，空約數行，有上下顛倒方向書寫 2 行，如：「眾生善根安住高廣大悲是口菩薩，是善

<sup>35</sup> 本文所引用之 P.2563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nf.fr>。

<sup>36</sup> 本文所引用之 Dx.1629 寫卷內容皆出自〔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等合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 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263。

男子善女人」等雜寫，<sup>37</sup>應不具實際應用意義，然本卷僅有〈早出纏〉，未見〈入山讚文〉其他 2 篇，可見其具有單獨運用的可能性，又在利用紙張的方式抄於經後，顯現基於方便之運用形式。

2. S.4712 為單張紙，首行題「早早出纏讚」，次行僅寫〈早出纏〉首句「榮華富貴暫時間」即留空未抄，<sup>38</sup>隔約 1 行，另題寫「金剛五禮」，換行書寫 4 行（2 段）以「一心（滿）敬禮」起首的禮讚文書，背面空白。雖然此卷〈早出纏〉僅抄 1 句，〈金剛五禮〉亦僅 4 行，推測應是習抄未竟卷，但經本文所作檢視可知，〈金剛五禮〉於他卷尚有聯抄〈辭娘讚〉、〈涅槃讚〉、〈出家讚〉的現象，因此本卷的狀況，或可說明《金剛五禮》聯繫泛出家讚歌以強化義理的現象。
3. S.5987 為橫切上斷殘卷，有墨色較淡之界欄，僅存〈早出纏〉書於下方之讚歌辭文，如：「三界無安如火宅」、「量（良）由不過（遇）善因緣」至「菩提道上斷因緣」。<sup>39</sup>但〈早出纏〉抄竟後，仍有讚歌辭文，但非〈樂入山〉或〈樂住山〉，然因上方斷失，無以判斷是否連接另篇讚歌，抑或是〈早出纏〉另有衍生段落。觀察其內容有「不須啼哭聽而言」、「天官快樂自榮華」、「故為開此菩提路」、「梵天帝釋居前後」、「巡遊遍遶大三千」、「我觀昔日榮華處」、「如今始得重生天」、「惡業非除日日催」等句，似乎為正向引導信眾，走向可行的「菩提路」，而與〈樂入山〉或〈樂住山〉所展現的義理情境，有相當大的差別。殘片末為似乎另有 1 篇讚歌，仍因上方斷失無以判定，完整句僅有「年歲恹惶不辭勞」。本卷書法工整，書寫方式每行 2 句，可見有明確書寫規畫，並非臨時急抄。而本卷雖因上方斷失，卻可見〈早出纏〉未必與〈樂入山〉或〈樂住山〉聯抄，另有結合其他讚歌辭文，使之應用更為豐富的現象。

綜合以上，可知〈早出纏〉、〈樂入山〉、〈樂住山〉讚歌組，雖可統合作「入山讚文」，但這組合呈現方式並非是必然的，而實際上採取這樣的統合稱呼

<sup>37</sup> 本文所引用之 S.1644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December 18, 2020, from <http://idp.bl.uk>。

<sup>38</sup> 本文所引用之 S.4712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l.uk>。

<sup>39</sup> 本文所引用之 S.5987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l.uk>。

也不多見（僅見於 P.2713）。所以，此類寫卷固然有 3 篇聯繫成組，在僅見 2 篇或 1 篇的寫卷上，亦有許多並非是漏抄（許多殘卷，不確定是否為原抄殘破、脫落），而是擇選其中 2 篇或 1 篇所致。特別是〈早出纏〉以其具有勸化世人認清世間無常現實的意涵，因此較多單獨擇抄此篇的情況。不過，這 3 篇的組合當然是有意義的，從勸說出塵、指引入山到安住修行的次第，形成貫通的概念，明顯具有指引信眾、僧人安住於道場的作用。

#### 四、泛出家讚與「入山讚文」聯抄組

就意義的表達來說，〈辭阿娘讚〉所呈現的入山態度，〈辭道場讚〉所凝聚的以道場師父與同學為親、同修共成的概念，其實和「入山讚文」聯抄組，從勸離塵世纏縛，到勸說入山安住修行的內涵是貫通的，因而產生兩類聯抄的情況，是可以理解的：

- （一）S.0779 有界欄，正面首殘，依序存「拔陀」、「下降摩耶託胎時」、「色為童子時花口」、「時花現萎口苦行已」、「花便開敷釋梵請轉法輪光」、「早花樹色枯見者驚嘆覩茲變」、「聲言曰：『大沙門釋氏於今中夜』」等數行文字，<sup>40</sup>《斯坦因劫經錄》著錄為「禮讚文」，但未見禮讚相關文字與形式，《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著錄為「太子讚」，但與 P.4017 等卷〈太子讚〉內容顯然不同，亦非 S.5892 等卷〈太子修道因緣〉內文字，但與藉花枯萎之事闡述義理有關，推測是示現無常現象，以勸請沙門說法，進而勤修。殘行文字後，隔行即抄〈樂住山〉，以每行抄 2 句為準，和聲辭「樂住山」以小字書於讚歌本辭每句之下，抄竟後換行，即抄〈辭道場讚〉，字跡與抄寫原則同〈樂住山〉，和聲辭「道場」、「同學」亦以小字書於讚歌本辭每句之下，但兩兩交替出現，可見此〈樂住山〉、〈辭道場讚〉應是同抄者同時將 2 篇聯抄備用，以安住修行「寄語未來修福者（樂住山），未得成佛不歸還（樂住山）」的概念，連接辭別道場法事共修同學，勉勵修行道上相扶持（慈悲相接取）以同成佛道的誓願，於義理上確能連通。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入山讚文」聯抄組的 3 篇讚歌，抽出其中最後 1 篇與泛出家讚聯抄的情況，也顯示「入

<sup>40</sup> 本文所引用之 S.0779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December 18, 2020, from <http://idp.bl.uk>。

山讚文」聯抄組其中 1 篇，得作單獨運用的可行性，且在實用上也強化了住於山，得與同學共修持的意義。然而，〈樂住山〉、〈辭道場讚〉後抄〈諸經要略文〉，實針對修行者日常生活儀軌，例如：齋食的獲得、食法、禁忌、供養等方面的問題，集合《地獄寶即（集）經》、《入佛境界經》、《大集經》、《賢愚經》、《龍樹論》……等經論說法，進行說明與論述，其中論及禁食胡荽菜的經論依據，且有七言詩讚作總結：

勸僧以俗守嚴壇，莫喫胡荽觸佛顏；  
薩埵投岸由自辦，  
菜中間摻有何難？

此外，還有關於修四正勤心、四無量心、六如行、報四恩的概念宣說，總結起來可以說是對於僧眾的行事軌範與誓願目標指南，其接續在〈樂住山〉與〈辭道場讚〉之後，雖無法確定其施行於特定場合（如：出家、齋戒、共修或其他法事）可連接應用（由唱讚而宣說），但就對於僧眾的針對性來說是明確的，而行事軌範與誓願目標，也都將成為如何樂住於山，如何凝聚道場同學願力，然後具體實踐的原則與方法。本卷背面為「毘沙門功德記」，首言：「依門神母及《金光明經》，略述毘沙門功德天」書寫 29 行，但尚未抄竟，隔一片空白（可能是預留書寫空間給未抄竟的部分）題記：首行為「大蕃沙州釋門教授和尚洪習修功德」，次行為「大蕃國年監博士竇良驥」可見書寫因緣，而以其抄寫狀況（未竟、較潦草）研判，此功德記文應是取讚歌卷紙之再利用。

- (二) S.5892 為冊子本，末尾有題記：「甲戌年三十日三界寺僧沙彌法定師記耳」，<sup>41</sup>時間標記雖不完整，但可以得知是來自三界寺，屬於沙彌僧法定的記抄本，顯示既有唱讚的實用目標，亦具學習的意義。全冊有界欄，可循之而抄，每行約抄 8 至 10 字，首面留空，次面始抄〈地藏菩薩經十齋日〉，顯現依齋日持齋滅罪的祈願與作為。之後緊接〈太子修道因緣〉，此段透過七言體詩讚，唱述悉達多太子夜半踰城入山修道的歷程，其實是 S.5487 題為「悉達太子讚一本」者，亦

<sup>41</sup> 本文所引用之 S.5892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l.uk>。

是 S.3711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之第一段韻文的部份，由此可見故事性讚歌與變文（因緣）運用之互通性質，而此篇強調割捨親情入山修道，以祈實現「今日出離三界內，救度眾生無等輪（倫）」的宏大悲願，<sup>42</sup>故與之後緊接的〈辭娘讚文〉都有明確安撫捨親之痛，並以宏願解悲情（將來可度眾生，當然先度父母、親人）的意義，故可設想抄錄此類讚歌對於沙彌教育的重要意義。本冊〈辭娘讚文〉後接〈入山讚文〉標題，但未見讚文。換面即抄寫未見題名禮懺文，但包含可見於〈無相禮〉之五言讚偈：「至心歸命禮，真如法身佛，無色無形想（象），無根無住處，不生不滅故，敬禮無數（所）觀……」故可知其來由。

- （三）P.2713 首尾皆殘破，正面為〈辭娘讚文〉、〈十恩德讚〉（僅寫第四恩、第五恩之前半）、〈入山讚文〉，背面為廿八宿神咒。正面卷首題「辭口請說實名口」，後緊接讚文「娘娘努力守空房」後各句，<sup>43</sup>和聲「好住娘」字體並未縮小，有尾題「〈辭娘讚〉一卷」。換行抄未有題名之〈十恩德讚〉，僅見「第四咽苦吐甘恩，今日各須知，可憐慈母自家飢……」全章抄竟、「第五乳飽養育恩，臺（抬）舉近三年，血成白乳取兒餐，由（猶）怕更飢寒」以下即未抄。之後留空數行，題「〈入山讚文〉一卷」後，依序抄寫〈早出纏〉、〈樂入山〉至〈樂住山〉之「自然超世獨無輪（樂住山），□□□□□牢獄」後下殘缺。故此卷為泛出家讚與「入山讚文」聯抄組，中夾闡述孝道聯章歌曲〈十恩德讚〉兩章的卷子，可以顯現在尊崇孝道的文化環境中，於〈辭娘讚文〉之後加上「咽苦吐甘」、「乳飽養育」兩項屬於娘親哺育的兩項大恩，在表現意義上更有強化的效果，顯示辭親出家者在唱誦〈辭娘讚〉，在希冀「好住娘」的心境表現中，更強調著懷想、感念哺育之恩的態度，以強固安頓心理的作用，使其後所接「入山讚」聯抄組，得以在放下牽掛的前提下，得以堅定出纏、入山、住山的意志。

<sup>42</sup> 本文所引用之 S.3711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l.uk>。

<sup>43</sup> 本文所引用之 P.2713 寫卷內容出自〔法〕法國國家圖書館等合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 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329。

(四) Dx.0278 殘斷卷，正面為《佛名經》（似乎從中切，僅存下半張），背面為〈伍（五）臺山讚文〉、〈好住娘〉、〈樂住山〉（題有「入山讚文」總題）、〈長安詞〉。此應為經卷紙再利用，後依讚歌為實用主體的現象。而泛出家讚與「入山讚文」聯抄組聯繫〈五臺山讚〉，稱得上常見的現象，如 BD06318、P.4597、S.6631 都可見到。可見透過如此相聯的關係，可視為先揭示入山修道的目標，再透過〈好住娘〉以安定內心牽掛，且續以〈樂住山〉（入山讚之一）堅定修道之心，在意義表現上可謂貫通、明確。

以上不論是〈樂住山〉與〈辭道場讚〉聯抄，〈好住娘〉與〈樂住山〉聯抄，〈辭娘讚文〉、〈十恩德讚〉與整組〈入山讚文〉聯抄，在內涵意義的表現上都可以聯通，故若連接演唱，具有相互強化的作用，如果作為選擇性運用，則亦具有互相取代的效益。

## 五、泛出家讚或「入山讚文」獨與其他讚歌聯抄

泛出家讚或「入山讚文」不僅會相互聯抄，當亦有可能與其他讚歌聯抄，甚至收入讚歌叢抄卷裡，使之在實際運用上有更多種可能性，也反映抄寫者或相關道場匯集讚歌的思想考量。

(一) S.4634 正面為《大乘無量壽經》，背面為〈大乘五更轉〉、〈辭阿孃讚文〉與關於曆日、星象位置（如：今年太歲在午，太陰在申），乃至於行事（如：辰不使口、巳日不煞生、午日不蓋座、未不眼藥……）的相關說明文書（具注曆日序）1 篇，<sup>44</sup>其首句為：「夫曆日者，是造化之元良」。<sup>45</sup>又〈大乘五更轉〉、〈辭阿孃讚文〉字體相近，應是同時同人所抄，但於〈辭阿孃讚文〉題名之下，有誤抄之〈大乘五更轉〉之首句：「一更初，妄想真如不異口（居）」換行再實抄〈辭阿孃讚文〉內容，可見抄手面對讚文的抄用，可能不太熟悉，僅抄此 2 篇讚歌辭文於經紙背面備用，又以較小字體抄錄曆日與行事以作查考。而此〈大乘五更轉〉於 S.2679、P.2045、BD06318 等卷題為「南宗定邪正五更轉」，由於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採取此題名

<sup>44</sup> 此文書於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頁 205，著錄為「陰陽書」。

<sup>45</sup> 本文所引用之 S.4634 寫卷內容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 6 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181。

稱呼本篇，<sup>46</sup>使本卷「大乘五更轉」題名在論述上易被忽略。<sup>47</sup>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篇除於本卷與〈辭阿孃讚文〉聯抄之外，於 BD06318（鹹 18）亦以「南宗定邪正五更轉」題名，抄於〈辭娘讚文〉與〈辭道場讚〉之後，S.6923 則未題名抄兩次，分別抄寫於〈出家讚〉之前後，可見其與泛出家類讚歌具有緊密關係，或可由此認定施唱辭娘、出家等讚歌的寺院之師承以「南宗」為要，而此篇〈五更轉〉於實際運用上，有搭配泛出家類讚歌而宣示宗門核心思想之意義，使安住於此修行者能於志願之上有明確的義理皈依。

- (二) S.2143 首尾皆殘，首殘存不知名文書之不完整 5 行，主旨是在於勸告禮拜供養諸佛，以消除百劫、千劫無以解脫之罪，其後依序接〈十二月禮多記〉、〈爾時玄藏法〉、〈地藏菩薩十齋日〉（題名殘缺），然後是一大段關於十齋日意義，乃至奉行十齋要義的宣說：

右以上十齋日，並是諸大神子、童子及察合下，其時節  
注出齋後，午前即下，謹請眾等，至時千萬努力念佛修  
善，慎之，勿使察錄故負罪愆，誰能相救？<sup>48</sup>

此外，並明示設齋之方式（含對象、布置、程序），故可作為探究十日齋會施行的重要資料。後標「梵音」後有五言讚偈：「云何得長壽，金剛不壞身，佛以何因緣，得大堅固力……」，再轉禮拜供養諸佛賢聖，普施食於下界眾生之儀節，可見「福」、「慧」雙修的概念與意願，後依序唱〈處世界梵〉（處世界，如虛空）、言施主設齋供養詞、〈三歸依〉（自歸依佛，當願眾生）、〈如來妙色身〉五言詩讚，這些都是常見於禮讚（懺）法事的讚歌，由此可見在設齋供養時運用的情形。之後是〈月光菩薩說多囉尼神咒〉，末尾換行題「七女揭」，<sup>49</sup>其下即書〈出家讚文〉，但未題讚名，抄 9 行至「唯有蘊鉢同（銅）

<sup>46</sup>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 1443。

<sup>47</sup> 劉銘恕：《斯坦因劫經錄》，頁 205，說明：「與北京鹹字十八號〈南宗定邪正五更調〉文字相同」。

<sup>48</sup> 本文所引用之 S.2143 寫卷內容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 4 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 25-26。

<sup>49</sup> 筆者推測或可視為「亡女偈」之誤，但從聯結〈出家讚〉文的現實考量，應不合理。但作「七女揭」是否意味為七位女會眾唱讚揭示？卻無證據佐證。



匙」句後未抄竟，換行則書寫未見題名五言詩讚：「心中坐道場，坐田（在？）涅槃堂，身是彌陀佛，何處覓西方」，使〈出家讚〉所顯現的「捨卻」世俗種種聯繫，「唯有」道場修行種種情境，在此短篇詩讚收接之後，更有指向道場修行目標的意味。而此短偈之後題：「十一面觀世音咒曰此名大心咒」，換行即書寫咒文，6行後題：「欲令一切官人歡喜誦咒曰」，其下再接另一段咒文，並於咒末換行題記：「若人受持讀誦，兼修福業者，此人是初地菩薩」次行起書寫禮讚偈13段後殘缺，此禮讚偈以「南無西方阿彌陀佛」為前引聲，以「願共諸眾生往生安樂國」為後送聲，中夾七言詩讚，如第一段為：「佛在西方極樂國，普勸同心一處生，無問貴賤皆昭（招）引，只是凡夫業不成……」，這是常見的淨土禮讚偈，透過前引、後送聲作禮拜行儀，以中夾七言詩讚鋪述極樂淨土種種殊勝美好，以強化信眾堅定往生的信念。因此，總結此卷應是奉行淨土教理的寺院之備用聯抄禮讚、咒文與齋會行儀卷，各文書之間未必有使用於相同場合之關係，卻具有相同使用者的應用價值。這也就是說，抄用者可藉此於其所必然應對的多種場合適切應用，由此見出抄用者、各種應用文書、寺院法事間的對應關係。而〈出家讚〉也是其中常用的讚歌，且值得注意其於本卷，如 S.5892、P.3011 等卷與〈地藏菩薩十齋日〉同抄1卷，可見這些寫本對應的寺院行事、活動規畫，應具有相類似的考量，或可在實際應用的意義上，具有相互參照的價值。

- (三) S.5539 為墨繪紙本書冊，封面中間題「開元寺大得（德）□們法讀（請？）□□□」，邊緣首行書「南無十二上願藥師留利（琉璃）光佛」，次行寫「我今捨卻人間報，觀想」下小字難辨，<sup>50</sup>而此殘讚文類似 P.4017〈太子讚一本〉的首句「我今捨卻人間寶，觀想當來出世塵」，<sup>51</sup>故推測可能為此讚殘寫。翻開首面始有界欄，即寫〈十空讚〉（難思努力現真宗），第3面猶抄讚文1行，空1行始抄《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達16面，尾題「《觀音品經》一卷」，

<sup>50</sup> 本文所引用之 S.5539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December 18, 2020, from <http://idp.bl.uk>。

<sup>51</sup> 本文所引用之 P.4017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December 18, 2020, from <http://idp.bnf.fr>。

第 19 面即抄〈出家讚〉1 本至第 20 面，尾行〈出家讚〉末句下題「十空一本讚」，翻面（第 21 面）即抄〈十空讚〉，封底書 1 行經文「爾時無盡意菩薩若有無量（下缺）」及 1 行劃掉的文字。故總結本卷共計抄寫 2 次〈十空讚〉，並完整之《普門品》及〈出家讚〉，字跡尚稱工整，推測為僧人抄寫備用本，而〈出家讚〉連〈十空讚〉的情形，亦出現在 S.6923 背面，若從此本觀之，或可作為誦念《普門品》完畢之後唱讚所用。

- (四) S.6631 正面抄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背面為讚偈歌曲叢抄，所收讚歌與 P.4597 類似，特別是〈蘭若讚〉（蘭若空，華嚴和尚）、〈臥輪禪師偈〉、〈義淨三藏讚〉、〈唐三藏讚〉、〈羅什法師贊〉等取經或譯經的高僧讚，〈辭父母讚〉亦緊接抄寫於〈遊五臺讚文〉之後，另外，還有〈四威儀〉、〈香讚文〉等關於行儀要求與程序的讚歌也可見於 P.4597，然此卷尚有〈歸極樂去讚〉、〈九相觀詩（并序）〉、〈詩（證跡本西）〉、〈維摩五更轉十二時〉等篇，用以強調現世無常與發願歸向淨土的重要性，而本寫卷亦收有〈和菩薩戒文〉，故可見行戒的傳達於辭親出家之確認，乃至對應祖師典範的讚頌之中，顯然必要。而本卷所收〈辭父母讚〉未見首題，僅於〈遊五臺讚文〉之尾題後換行書寫，但有尾題可與後面有首題的〈義淨三藏讚〉有明確之區隔。而此〈辭父母讚〉內容與 P.4597 相同，具有序文、父母與出家男女對答、讚嘆偈等部分，可為剃度典儀所用。至於〈歸極樂去讚〉後接〈蘭若讚〉的情形也同樣出現在 P.2483，使勸說歸向淨土與追懷圓寂高僧的讚歌聯抄，在意義的聯繫上確實可通而具有實際聯搭的可能性。
- (五) S.6923 正面抄寫《妙法蓮華經》，背面前殘，首行書「魔王外道總降依，萬歲千秋傳聖教，猶如口名佛天口」為未見題名七言詩讚，3 行抄竟未換行即書「須大拏太子度男女讚」，<sup>52</sup>此即為以問答體建構的〈小小黃宮養讚〉，抄竟未換行，再依序抄〈讚佛功德〉七言詩讚（如來智海無邊際）、〈四門轉經文〉、〈社文〉、〈讚佛功德第二開經〉、〈南宗定邪正五更轉〉（未題名，一更初為「妄想真如不異居」）、

<sup>52</sup> 本文所引用之 S.6923 寫卷內容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 11 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228-229。

〈出家讚〉、〈四弘誓願〉（未題名，再引其他發願）、〈十空讚〉、〈南宗定邪正五更轉〉（未題名）、不著名稱讚歌 2 篇（1 篇首句「眾生苦惱業隨前」；1 篇首句「出利陳續是釋門」）、〈贈禪師居山詩〉、〈臨壙文〉，卷末留空。此卷應是佛教讚歌與應用文書雜抄卷，見不得刻意編輯的痕跡，應備用於各種不同場合之用。而〈出家讚〉與〈十空讚〉聯抄的情形，亦出現在 S.5539，而在 BD06318、S.4634 等卷與〈辭娘讚文〉聯抄的〈南宗定邪正五更轉〉，在此則與〈出家讚〉聯抄，應同樣具有透過期待安住修行、體悟大道的概念，結合辭娘、出家情境的意義，而連結〈小小黃宮養讚〉（須大拏太子度男女）更以「一切恩愛有別離」強化出家類讚歌，面對世俗恩愛與「難捨能捨」的意義。此外，值得注意本卷在〈出家讚〉之後緊接以「〈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再接多種發願（如：誓願專心出三界，誓願隨佛不攀緣），也可以說是出家修行的誓願表露，應具有聯繫〈出家讚〉更有具體指明方向之實用意義。

- （六）P.2066 為《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中》是敦煌文獻中重要的淨土讚歌集，也是淨土大師法照具體展現「五會念佛」法門的重要依據。而本文著眼在抄於〈大勢至菩薩讚〉和〈淨土樂讚〉之間的〈出家樂讚〉。此篇未散見於其他寫卷，可見其運用的限制性，僅確定能在「淨土五會念佛」法事中演唱，然本卷讚名下註有「依出家功德經，誦一切處誦」，<sup>53</sup>似乎又指出本讚可於不同的場合運用。本讚在形式上為雜言聯章體讚歌，每段（章）的體制為「三、三、七、七、三」式，每段末尾的三言句，其實是重複前一個七言句的末 3 字，如：「頓捨塵情斷眾惡，斷眾惡」，「落髮披衣殞寶藥，殞寶藥」，強調出家雖是「割親緣」，卻是能夠「斷眾惡」、「忻大覺」得解脫逍遙的重要基礎，而由此更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更能徹底脫離娑婆世界之苦。所以，此篇的義理鋪展正是由現世出家而淨土見彌陀，具有明顯勸說出家與確立修行目標的導引性。但因前段有呼引句「出家樂出家樂」，後段則有呼喊句「歸去來歸去來」，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認定內容既異，體制又殊，故應分別置於「出家樂」與「歸

<sup>53</sup> 本文所引用之 P.2066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l.uk>。

去來」調名之下，<sup>54</sup>筆者認為此篇雖異於齊言詩讚體，但大抵在七言攤破作「三、三」的狀態下，基本上可以採套用曲調的方式演唱，所以呼喊句不同（形式大致上相同），是否即意味更換曲調？其實無法遽然定之（通篇套用一調仍屬合理）。<sup>55</sup>

（七）P.2483 為集合〈歸極樂去讚〉、〈往生極樂讚〉、〈寶鳴（鳥）讚〉等多篇淨土讚歌與〈印沙佛文〉、〈臨壙文〉等應用文書的叢抄卷，其中還包括不著名稱讚歌 7 篇（即 P.3216 總首題作「阿彌陀讚文」者）、〈大乘淨土讚〉等，故部分讚歌組成次序與 S.0370 等卷相近。而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追懷華嚴和尚的〈蘭若空〉（S.5572 尾題「〈向山讚〉」者），其抄寫位置與 S.6631 同在〈歸極樂去讚〉之後，使此 2 讚的聯搭具有成為一種模式的可能性，而在本卷〈蘭若空〉不但前承〈歸極樂去讚〉，後又緊接 P.3216 總首題作「阿彌陀讚文」的 7 篇不著名稱淨土讚歌，再加以後續有通俗法事應用文書，可見其在淨土或其他通俗法事的應用上，應具皆有觀機而唱的功能，使此篇對於華嚴和尚的追懷，能成為一種形塑典範以傳揚義理的方式，尤其此篇強調華嚴和尚曾在奉敕留於「同德寺」時，有「向山」之志，想回嵩山住錫、說法，卻未能獲得皇帝的放還，這樣的行儀表述，對於有心向道的後輩來說，應有引發強固修行意志的作用，而後有「十大弟子號咷哭」以強烈悲嘆「今日寶山崩」等種種描述華嚴和尚示寂，<sup>56</sup>眾人舉哀等現象，或許在「臨壙」法事的運用上，亦可能得以援用其中的讚歌文辭（抽用、改寫），轉作實際「臨壙」事主的追懷作用。

（八）P.2690 正面為〈大乘廿二問〉，背面起首處字面潦草，包含「甲戌年九日廿七日」等文字，接著為題寫「太公家教一卷乃余生逢亂代」等數語，<sup>57</sup>再轉接「敦煌二十詠」之「三峽山詠」，<sup>58</sup>並題記 1 行「南

<sup>54</sup> 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頁 918、1063。

<sup>55</sup>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頁 155-156。

<sup>56</sup> 本文所引用之 P.2483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nf.fr>。

<sup>57</sup> 本文所引用之 P.2690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nf.fr>。

<sup>58</sup> P.2690 原卷先題「敦煌貳拾詠一首 敦煌貳拾詠三山詠峽」，換行再題「三峽山詠」下接

無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無盡意菩口」隨後留空，換緊黏次一張紙起，依序書寫〈出家讚〉、〈禪門十二時讚〉、〈僧保福書狀〉、〈大乘淨土讚〉、〈南宗讚〉、〈十二時〉、〈五更轉〉、〈無相禮〉等，然〈大乘淨土讚〉本卷共出現3次，但有兩次僅是標題加上僅見數句的讚歌辭文，即未再續抄，可見應為習抄之跡。本卷〈出家讚〉筆跡工整，首題為「出家讚文」，尾題則是「出家讚一本」，此似為諸篇歌曲之首，實隨同紙之〈禪門十二時讚〉由左至右而抄，筆跡相同，可推斷為同一寫手，這和一般書寫習慣（由右至左）有別，究竟何以如此書法？或有書寫順手避墨未乾的考量，也可能是原紙可對半折運用，以便於捧卷唱誦，故上山大峻曾形容此卷如此書寫方式為「異例」，且因此產生雜亂的狀況。<sup>59</sup>此外，其後緊黏接續本紙之〈大乘淨土讚〉紙幅，顯然與本紙不同，可見如此集讚運用的隨機性與書寫延續性，而此後各篇讚歌，如〈大乘淨土讚〉、〈無相禮〉等篇由左至右書寫；〈南宗讚〉、另一次〈禪門十二時〉（發意斷貪嗔）等篇則是由右至左書寫。若對應〈出家讚〉、〈禪門十二時讚〉的狀況，或者為此抄者慣用之模式，可方便於單張對折，黏接之後或也具有順題記而折，以方便辨識的效果。另就義理的聯繫而論，〈出家讚〉於此卷與諸多關係禪理的讚歌聯抄的現象，除象徵此寺院於讚歌被用上的考量範圍，亦有強化修行意志並確立義理觀念的效益。

- (九) P.3116 為單張，首題「〈出家讚〉一本」，<sup>60</sup>換行始抄10段讚文，每行1段，套語「舍利佛國難為」均為第1句，抄至第11行「吾本出家之時」，下寫尾題「〈出家讚〉一本」。換行題「十二時」，換行始抄歌辭，逢時序套語（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身（申）……）並未分行，直抄9行後，於同紙背面續抄1行，末尾書：「此是禪門十二時」（發意斷貪嗔），如此〈禪門十二時〉與〈出家讚〉聯抄的現象，亦出現在P.2690背面歌曲叢抄中之1張紙，且該紙亦僅有此2篇，

詩句，依詠歌地方之意，應從後作「三峽山詠」。

<sup>59</sup> [日]上山大峻：〈敦煌出土『淨土法身讚』について〉，《真宗研究：真宗連合研究學會紀要》第21輯（1976年12月），頁64。

<sup>60</sup> 本文所引用之P.3116寫卷內容出自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nf.f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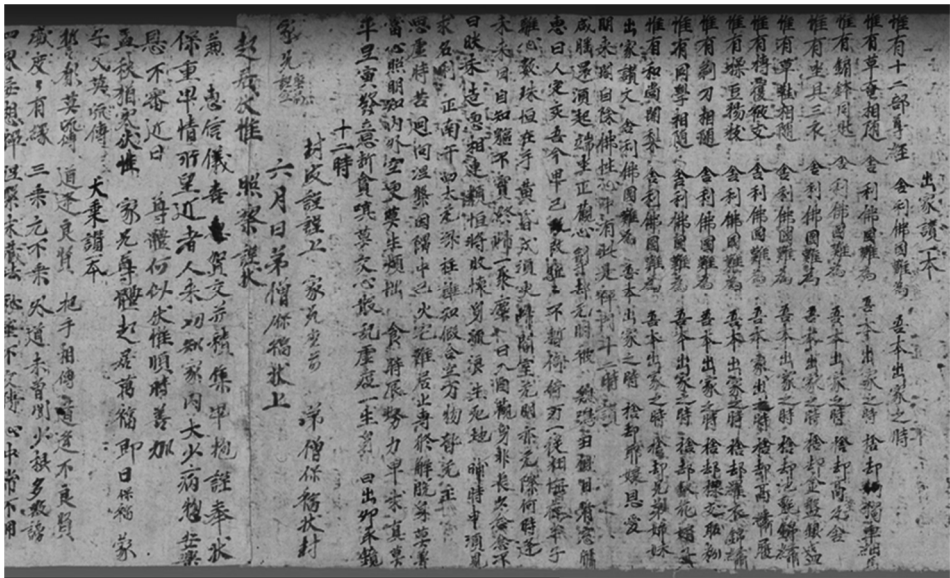


圖 2：P.2690〈出家讚〉、〈禪門十二時讚〉均從左而右抄寫，緊黏接續本紙之〈大乘淨土讚〉紙幅，顯然與本紙不同。<sup>61</sup>

或者由此更可證明此 2 篇聯抄或為某種範式，以〈禪門十二時〉發意斷貪嗔為起始，乃至於朗現佛性、究竟解脫的目標，連結〈出家讚〉立志出家捨棄世俗諸物的具體作為，成為學僧抄錄以強化觀念的功課，當然亦不排除是從出家典儀到日常課誦、共修法事皆可唱誦的歌曲組。

- (十) P.3892 為 3 紙接續黏貼之讚歌叢抄卷，全卷所抄文書首殘尾完，但不能排除前後本來另黏它紙。本卷首為〈出家讚文〉，尾題亦作此標示，然此紙右上角有大直角破缺處，故前 8 行均有 2 句缺漏，同紙於〈出家讚文〉後，換行題〈佛母讚〉再換行即抄讚文，關於〈出家讚文〉與〈佛母讚〉經常聯抄的現象，在前文已有論述，此處不再重述。而此篇之後，則為另紙抄寫〈無相法身禮（讚）〉及〈高聲念佛讚〉，此紙畫有直行界欄，然前紙未見，故可見 2 紙原始背景應有差別。本卷第 3 紙為〈九想觀詩〉背面為「藏界清淨法身」、

<sup>61</sup> 本文所引用之 P.2690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nf.fr>。

「足足巖中待」等雜寫，<sup>62</sup>第 2 紙的背面為〈阿彌陀讚〉，題名下即抄讚文「一願眾生普修道」至「七願三口」後即未抄，且字跡較為潦草，推測應是後續補抄，另有雜寫，第 1 紙背面則未有抄寫文書。

(十一) P.4028 為單張，首題「〈辭道場讚〉一本」換行即寫讚歌辭文，<sup>63</sup>抄 7 行完竟，換行末題名稱即書「〈十二時〉」辭文 1 篇，其首 2 句「平旦寅，洗足燒香禮世尊，胡跪乾（虔）恭齊發願」，故其內容實為 S.5567 題為「〈聖教十二時〉」，又於 P.2813、P.3113 題作「〈法體十二時〉」者。而〈辭道場讚〉與〈法體十二時〉聯抄，雖僅可見於此卷，但其聯繫的思想脈絡清晰，尤其是〈法體十二時〉從道場禮拜情境啟唱，言及切莫「出家空剃頭」、「空走功夫」，應用一切善法淨化六根，使「十方諸佛不離身」，顯然具有勉勵會眾及時用心、安住修行的意涵，恰好可以呼應〈辭道場讚〉強調道場同學同修共成佛果的概念。<sup>64</sup>然〈法體十二時〉於 P.2813、P.3113 均有〈十根（恨）歌〉（一根前生不修福）接抄於後，呼應〈法體十二時〉強調莫作惡業，應用功勤修一切善法的主旨概念，且 P.2813 亦為單張單卷，P.3113 則為兩讚歌後接《古賢集》，S.5567 僅見「〈聖教（法體）十二時〉」的現象來看，〈法體十二時〉具有隨機攜帶演唱的靈活運用性，故本卷作為單張僅連接〈辭道場讚〉亦能顯現這應用上的方便性。

(十二) BD08174 (B.8371、乃 74) 為卷軸裝，依序有〈無相禮〉、《金剛五禮》、〈大獻樂陀羅尼神妙章句真言〉、〈辭娘讚文〉、〈涅槃讚〉、〈南宗讚〉等文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作敘錄言：「這些文獻均為唱讚文，<sup>65</sup>且筆跡相同，為同一人所寫，故知本遺書為某人所有，專門抄寫唱讚文所用，所抄文

<sup>62</sup> 本文所引用之 P.3892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nf.fr>。

<sup>63</sup> 本文所引用之 P.4028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nf.fr>。

<sup>64</sup>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頁 218-219，將此篇歸入「勸說出家與道場經驗類」之「共修心願」部分。

<sup>65</sup> 方廣錫、李際寧、黃霞：《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第 5 冊，頁 4750，有〈無相禮〉之錄文，即每章（四句詩讚）以「敬禮無所觀」為套語，並結合「至心歸命禮，真如法身佛」為象徵禮拜前引聲之禮讚偈。

獻可視為已形成一個整體……」，<sup>66</sup>此當指本卷在備用需求上已形成整體，至於實際應用的情形是否為整體，尚須有更多佐證資料（如有他卷有相類的組成）。然其中〈涅槃讚〉實為〈佛母讚〉之別稱，<sup>67</sup>內容唱述佛入涅槃而佛母奔喪，佛由棺中出而說法，強調世間恩愛均有離別的義理，因此聯繫〈辭娘讚文〉皆有透過顯現義理安慰母親的內涵，因此若聯繫搭配運用，在意義表現的效應上來說，具有互相托襯、增強的效果，亦可能具有視情況擇選的作用，〈辭娘讚〉對應母親猶居於家，子女立志辭親出家；〈涅槃讚〉則是母親已捨人世而昇天，但猶免不了有執持世情的牽絆，故世尊以人子身分說法。因此，兩讚不同的因緣，可對應出家僧眾各有不同的家中情況與心境。

(十三) Φ.0176 為 2 紙黏貼卷，正面文書前斷，尾題「〈佛頂尊勝洗骨變勝靈驗別行法〉一卷」；背面首題「金剛五禮」抄寫 5 段禮讚偈，每段以「一心敬禮」起首，後為四言禮讚偈，末尾分別禮佛三身、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甚深法藏；禮讚偈後抄首題「〈涅槃讚〉」者，此實為〈佛母讚〉抄竟；換行再抄〈出家讚〉5 行後斷，此〈出家讚〉採用簡抄法，僅抄套語 2 句「舍利佛國難為，吾本出家之時」1 次，<sup>68</sup>後每段僅抄「捨卻○○○○，唯有○○○○」的部分，而以小字「云上」代表套語 2 句，如此可見抄之應急實用的方式，而〈出家讚〉與〈涅槃讚〉（〈佛母讚〉）聯抄，亦同樣具有開示捨離俗情的用意。

(十四) Дх.0883 前後皆殘破，正面首行殘存「六時雲集上金橋」、次行殘存「西方極樂地皆強，純金布」皆可識別為 P.3216 總首題作「〈阿彌陀讚文〉」讚歌組之第 6 段（P.2483 之第 5 段）讚歌辭文，後亦可見此讚歌組首 2 句為「淨土行行近，三塗步步遙」及「法船

<sup>66</sup> 方廣錫、李際寧、黃霞：《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第 5 冊，頁 4750。

<sup>67</sup> 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頁 152-153，指出 P.2066、Φ.0176 及 B.8371 題作〈涅槃讚〉，S.5466、S.5581 等十餘卷名為〈佛母讚〉。

<sup>68</sup> 本文所引用之 Φ.0176 寫卷內容出自〔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等合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 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195。



一去無來日，法堂集會更何時」兩段，<sup>69</sup>所以，荒見泰史曾取之與 P.2483、S.0370 及龍谷大學藏本等卷對照。<sup>70</sup>「〈阿彌陀讚文〉」讚歌組後依序為完整的〈往生極樂讚〉、〈寶鳥讚〉、尾端殘破的〈蘭若空讚〉及僅存「何須」2 字的〈歸極樂去讚〉。<sup>71</sup>背面殘存文書，孟列夫擬稱為「發願文」、「清單」、「給寺院布施單」。<sup>72</sup>而〈蘭若空讚〉前承〈寶鳥讚〉，後接〈歸極樂去讚〉如此組織樣貌與龍谷大學藏本近似（本卷缺〈五臺山讚文〉），又 P.2483 則可見〈歸極樂去讚〉緊抄於〈蘭若空讚〉之前，同卷又有〈寶鳴（鳥）讚〉可見作為唱嘆花（華）嚴和尚在實際運用上，常與淨土讚歌聯抄而能在意義相應的關係上，或可選擇取用，或能連接演唱。

- (十五) Dx.2430 為單張紙，正面是〈出家讚文〉，有首題「〈出家讚〉」，每行 4 句，行款整齊，每行第 1 句均是以「舍卻」為套語句，末句均是「吾本出家之時」句，抄至「舍卻獨車細馬，惟有十二部尊經，舍利佛國難為，吾本出家之時」止，同卷另有倒寫得不名稱讚歌辭文（「三十三天佛最尊，萬物終歸不過人，一」應未完竟）；背面為五言詩：「（自）從軍去後，無心戀別人，分明夢中枕，恨身羅帶上同……」，可見應是讚歌抄紙再利用，<sup>73</sup>雜抄征婦歌辭。雖然正背面皆為歌辭，但內容差異甚大，或可視為世俗歌曲的浸

<sup>69</sup> 本文所引用之 Dx.0883 寫卷內容主要出自〔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等合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 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177-178。未見此圖版書之部分內容，參見〔俄〕孟列夫主編，袁席箴、陳華平翻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535-536。

<sup>70</sup> 〔日〕荒見泰史：〈法照門徒的念佛法事與〈法照傳〉的宣唱〉，收於鄭煒明主編：《饒學與華學：第二屆饒宗頤與華學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十周年慶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 年），頁 349-362。

<sup>71</sup> 同上註，荒見泰史指出 Dx.0883、P.2483、S.0370 及龍谷大學藏本末段有類似的「讚」組，且龍谷大學藏本〈歸極樂去讚〉首句為「西方極樂坐蓮池，閻浮穢惡何須戀」，故可推測〈蘭若空讚〉後，應為〈歸極樂去讚〉。

<sup>72</sup> 〔俄〕孟列夫主編，袁席箴、陳華平翻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冊，頁 643。

<sup>73</sup> 本文所引用之 Dx.2430 寫卷內容皆出自〔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等合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第 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98。

染影響力，也顯示在地佛教寺院在廣納信眾的立場上，也能容納具有排解軍旅思情的征婦歌曲。<sup>74</sup>

綜合以上，可知此類寫卷多為讚歌叢抄卷，也有佛教應用文書叢抄卷，且有相當可觀的數量是抄在佛經的背面，可知其抄錄的因緣與應用的隨機性，隨機（有時甚至是應急）增抄，不僅適用寺院出家典儀、共修法事，在面對民眾需求的法事應用上，都能發揮觀機逗教的效果，擴大或深化捨棄俗世、安住修行的具體影響層面。而個別讚歌的聯繫關係，也能展現義理貫通的效益，特別是有些連抄現象超過 2 次，形成某種慣性，甚至是慣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辭父母讚〉緊接於〈遊五臺讚文〉，〈出家讚〉連接〈十空讚〉的現象，前者連結辭親修道與示現佛陀入山苦修、文殊普賢說法的概念，具有強化世間道場安住修行的意義，後者則以出家能捨棄世俗之物與世間萬有本是空的義理相呼應，這都是泛出家讚於出家意義的表述上更得強化。其次，還有許多寫卷出現泛出家讚與〈禪門十二時〉、〈南宗定邪正五更轉〉、〈南宗讚〉等禪門讚歌聯抄，除了藉修禪義理，顯現出家修道的遵從方向，當亦可能是基於相關寺院法門傳承或選擇的因由，至於與〈法體十二時〉聯繫者，因此篇從道場經驗出發，與〈辭道場讚〉著重道場人際以安住修行之義。其三，有些寫卷泛出家讚與淨土讚歌聯抄，除了基於和相關寺院法門傳承，乃至於修行遵從方向的選擇外，亦呼應淨土法門易於大眾修持（甚至是包括僧俗二眾），淨土讚歌於數量及應用場合皆較它類為多，故於隨機選擇備用的機緣上來說，也會比較多，但值得注意〈蘭若讚〉實則追懷並詠嘆華嚴和尚行儀，其偶與多位譯經、講經大師讚相接，將亦具有展現追懷先輩大德行儀，以為典範之效。最後，有些泛出家讚歌、「入山讚文」與多種世俗應用文書聯抄（如：〈印沙佛文〉、〈臨壙文〉、〈地藏菩薩十齋日〉等），則可以顯現其隨機應用性與觀機設教的普遍需求，也顯現此類讚歌隨寺院通俗活動、法事而流傳，隨機收勸說安住修行之效。

<sup>74</sup> 林仁昱：〈論敦煌「征婦」歌辭的設想與反思之情〉，《興大中文學報》第 18 期（2006 年 1 月），頁 123-138。

## 六、僅見單一讚歌卷

由於採用單張單抄卷（使攜帶或流傳便利）、舊紙再利用（包括加抄於空白處、抄於背面），乃至於殘破與斷裂等因素，故有單一讚歌卷，僅抄寫（或僅可見）1篇「泛出家讚」或〈入山讚文〉的情形，而這形成讚歌單獨存在的不同因緣，也使其運用的意義與價值特別值得注意：

- （一）S.0019 正面為算數書，僅存破損單張，記載度量衡單位與乘法計算樹等資料，著錄為《算經》，背面有眾多雜抄，如：「寫（？）鍾〈金光明照（最）勝王經〉一卷」、「勅河西節度使牒」等，<sup>75</sup>〈好住娘讚〉僅存破損的4行，但字跡顯然較其他雜抄工整，和聲以較小字書寫，破缺處可能有題名。推測是紙張再利用的抄本，〈好住娘讚〉為後抄之文書。
- （二）S.5652 為首完尾缺單張紙，首題「〈辭道場讚〉一本」，字跡潦草，未換行即抄寫讚歌辭文於讚名之下，且分句未有留空直書到讚末，均未見註記本讚之和聲，末尾有「善哉善哉口如來」句，<sup>76</sup>換行則有題記5行，其中第1及4行均寫：「辛巳年十二月廿二日金光明寺僧」，第3行為：「《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二十一」，《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著錄為「辛巳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金光明寺僧保真貸紅絹契」。<sup>77</sup>故推測本卷應為急抄（故潦草、為題寫和聲）之〈辭道場讚〉單張單讚歌卷，因臨時急用而抄寫，以便於攜帶靈活取用，後再利用此紙作為轉寫借契。
- （三）S.5722 為單張單讚歌兩面抄，正面首題「〈詞（辭）道場讚〉」，換行始抄寫讚歌辭文，兩句抄1行，背面僅最後2句「當（倘）若出利（離）波叉苦，願澄（承）慈悲救接取」1句抄1行。<sup>78</sup>本卷未見其他文書，為〈辭道場讚〉單張單讚歌卷，具有方便攜帶靈活取用之效。

<sup>75</sup> 本文所引用之S.0019寫卷內容出自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l.uk>。

<sup>76</sup> 本文所引用之S.5652寫卷內容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9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7。

<sup>77</sup> 同上註。

<sup>78</sup> 本文所引用之S.5722寫卷內容出自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l.uk>。

- (四) S.6143 為單張單讚歌單面抄，卷首殘有 2 字（疑為不完整之「眾等」），未見題名，換行即書寫讚歌辭文，已縮小字體註記和聲「道場」、「同學」兩兩交替出現，末 2 句後（原本和聲之外），另以與本辭同大小字體，分別書「善哉善哉」及「苦哉苦哉」，<sup>79</sup>完竟，未見其他文書。故推測此為抄寫完善之單抄卷，若首殘字可得證實，則本有特定抄用之目的，但以其作為單抄單讚卷，仍可視為其具有便於攜帶運用之效益。
- (五) S.6273 為一單張，正面為〈出家讚〉，背面是「兄弟無語分書」及雜寫食器名目。<sup>80</sup>正面上沿「斜切式」殘缺，故首題僅存「讚文」2 字，詩讚歌辭各行文字之缺處則逐行擴大。字體逐行由工整轉潦草，推測是學僧習抄卷。背面分家文書推測應是取紙再利用，存於寺院以為依據。
- (六) P.2129 首殘，正面有界欄，書法工整為《大乘密嚴經》此為原紙內容。背面所抄文書多而複雜，為再利用後雜抄，有殘存社司轉帖、雜題「《鴻雁之什詰訓傳》第十六」、「《毛詩》卷第十一」、〈辭道場讚〉（未見首題）首 2 句：「我今頂別諸聖眾，恆沙諸佛一時間」，<sup>81</sup>但隨即為呼喊句：「善哉善哉，苦哉苦哉」，再接 2 句：「今別諸時恆不見，頂別一時諸大眾」後，為多位僧人名號，如：玄德、文清、常覺、智集、成軌、常真……等，總共 22 名，此外有〈海上有神龜詩〉、〈老翁與少問答詩〉、不著名稱詩讚五言 2 首（座禪不亂意，觀色更無緣）、六言詩 1 首（心平不用持戒）、七言 1 首（清蓮臺上見天唐〔堂〕）、〈王仁煦刊《謬補闕切韻》序〉、〈陸法言《切韻》序〉、《金光明最勝王經》序品第一。因此，推測此卷應是學僧雜抄筆記，特別是透過〈辭道場讚〉前 2 句與呼喊嘆辭，連接道場修行同學名號，顯現讚歌辭文之拆解應用與同學聯繫紀錄，即今雖辭別，未來可循此相扶持，慈悲救接取，同登龍華、共睹圓真，具實用意義。

<sup>79</sup> 本文所引用之 S.6143 寫卷內容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 10 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00。

<sup>80</sup> 本文所引用之 S.6273 寫卷內容出於同上註，頁 243。

<sup>81</sup> 本文所引用之 P.2129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20, from <http://idp.bl.uk>。

(七) P.2575 為折葉裝書冊，正面首面空白，次面僅書一「錯」字，第 3 面起有界欄，頁首即書寫未題名之〈(太宗皇帝)十二月禮佛文〉，<sup>82</sup>但有序文言：「爾時玄藏(奘)法師將此禮佛名向京師城內，入弘福寺樹木相禪師共讀此禮佛名……」，<sup>83</sup>然字面上猶有狀似批寫的一「錯」字。此篇是每個月訂一日特定時辰，向特定方向禮佛若干拜，以求滅罪的說明文書。<sup>84</sup>其後抄寫施食發願文書(比丘某甲放心奉持一器淨食)、〈十金剛結界咒〉、〈淨三葉真言〉、〈《大悲經》下卷咒〉、〈阿彌陀佛說咒〉、摘錄〈《涅槃經》第四十卷〉等。背面起始亦為〈十二月禮佛文〉及其序，而後為「〈施食發願文〉」、〈十金剛結界咒〉、〈《大悲經》下卷咒〉、〈《大悲經》中說上咒〉、〈《阿彌陀經》略說咒〉、摘錄《涅槃經》第 40 卷等，也就是正背面的內容幾乎相同。所不同者為背面末端，以紙面上下顛倒的方向書寫〈辭道場讚文〉，推測可能為後來所加抄，題讚名後，換行書寫讚歌辭文，僅首 2 句附加和聲「道場」、「同學」，末尾的呼喊語較他卷多「好住」，才接轉「善哉」，均以重複記號標示複疊。而此卷兩面書寫內容幾近相同，可能是學僧的習抄卷，但以其彙整禮佛文與多篇經咒，亦可見其收抄之考量與對應的實用性，因此加抄〈辭道場讚文〉將更使此安住修行、道場同學相持的意義也能灌注其中。

(八) P.2581 正面為首完尾缺的通俗讀物《孔子備問書》，記載當時民眾生活的事物解釋，題名下書寫「周公注」，鄭阿財透過寫卷「民」字缺筆避諱的現象，則推測避唐太宗李世民(626-649 在位)諱，故抄寫年代當不得早於唐太宗朝。<sup>85</sup>背面僅抄有〈辭孃(娘)讚〉，首尾完整，應是紙張再利用的現象，其內容同於 S.0019、P.2713 等卷，為七言轉六言式。

<sup>82</sup> 此名稱依據 P.3588 所題而定，該卷未見序文，見此題名前並題「上都弘福寺玄奘大師從西天來進上」，P.3588 寫卷內容參見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nf.fr>。

<sup>83</sup> 本文所引用之 P.2575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nf.fr>。

<sup>84</sup> 方廣錫：〈談〈劉師禮文〉的後代變種〉，《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1 期，頁 28，指出此未題名稱之〈十二月禮佛文〉，實是從〈劉師禮文〉轉嫁過來的，特別是附會在誤為「玄藏」的玄奘之上，應與上海圖書館 141 號屬相同系統。

<sup>85</sup> 鄭阿財：〈敦煌寫本《孔子備問書》初探〉，《敦煌學》第 17 期(1991 年 9 月)，頁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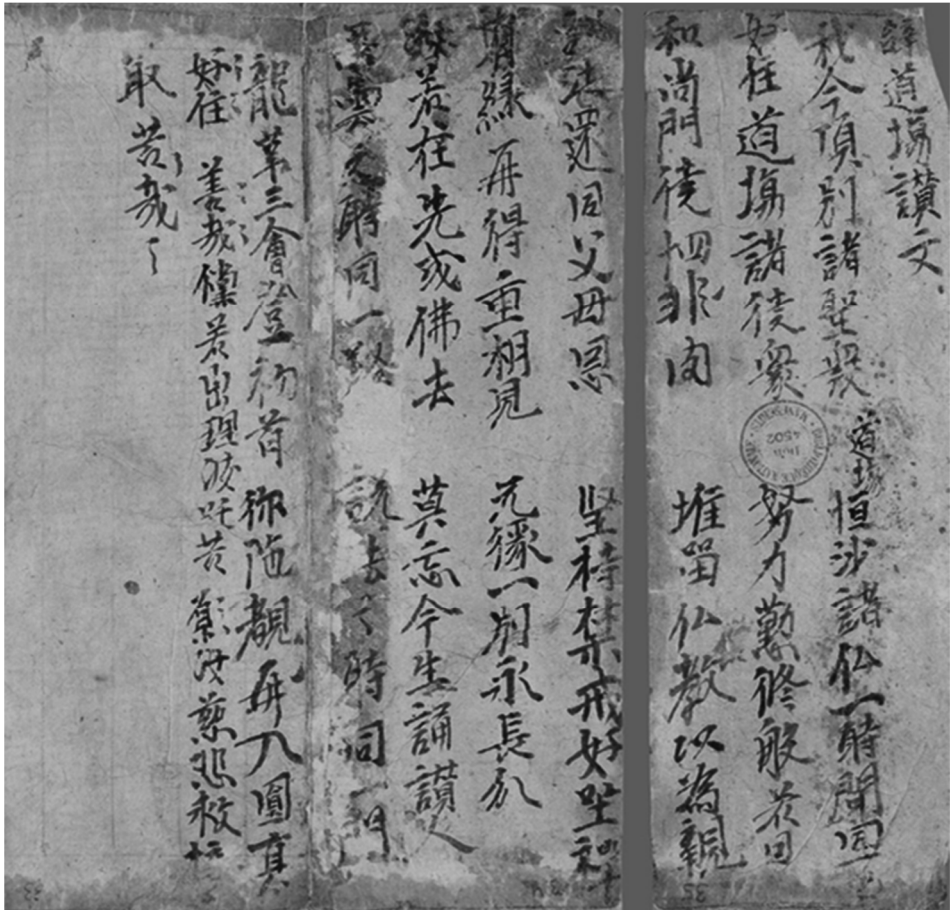


圖 3：P.2575 為經、咒、禮懺折葉裝書冊，末 3 面加抄〈辭道場讚文〉。<sup>86</sup>

- (九) P.3011 為單張紙，首抄〈地藏菩薩拾齋日〉10 行半抄竟，換行首題「〈兒出家讚〉一本」，換行書寫讚文，每段（四句）書寫 1 行，字跡工整，應可作為隨時取用或易於流傳的單張，背面為雜寫關於羊隻畜養、買賣的文書，應是後來取此單張紙再利用所寫，與正面齋文與讚歌無關。
- (十) BD05746 (B.7845、奈 46) 首殘尾完，但正面尚可見得首題：「《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完整抄錄此經，有尾題「《佛說無量壽宗要經》」。

<sup>86</sup> 本文所引用之 P.2575 寫卷內容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bnf.fr>。

背面首行即題寫未見題名文書：「何以釋迦牟尼先成佛為精勤苦行，共此眾生有緣……」，描述多段釋迦牟尼佛故事，並藉以闡述成佛修行與面對世事的義理，<sup>87</sup>有較大字體寫疑似未完整尾題「釋迦牟尼佛本」，但可概括此篇內容主涉意涵。後留空約 2 行，始抄〈辭道場讚〉首題下即抄讚歌辭文，有錯別字（如：「我今頂別」誤為「我金帝別」），抄至「乘雲之時同一路」後，換行重頭再抄起，錯別字已更正，抄竟此篇，並有尾題「〈辭道場文〉一本」，後有雜寫，似仿抄背面卷首釋迦牟尼佛因緣故事，又有題記「開元寺戒口（梗？）」因此推測本卷原為經卷，<sup>88</sup>後再利用為抄因緣故事，乃至於開元寺學僧習抄讚歌辭文，故〈辭道場讚〉有重抄的現象，僅單篇讚歌於此，亦無法確認是否提供實際演唱之用。

- (十一) BD06200 為單張紙，卷首未見題名，即書寫〈南宗讚〉（一更長，如來智惠心中藏），此「五更轉」聯章體，每章之間空 1 字，抄竟，換行書「〈辭道場〉一本」，再換行書讚歌辭文，末尾呼喊語僅見「苦哉苦哉」，有尾題如首題，之後隔約兩行，於卷末有上下顛倒之〈南宗讚〉歌辭，但僅抄 1 行半至「滅六識，不相當」後未抄。<sup>89</sup>就此原生態面貌推測抄寫因緣，可能是習抄卷，但就實際應用來說，亦可作為方便攜帶之單紙演唱卷，而〈辭道場讚〉有「堅持禁戒好座禪」等語，亦可呼應〈南宗讚〉有「座（坐）禪習定甚能甜」、「法身體性本來禪」等概念，<sup>90</sup>故 2 篇相連在意義上亦能相通。

綜合以上，可知抄有出家讚歌的單一讚歌卷，其實大多數是再利用紙，其正面常為各類佛經（如：《涅槃經》、《金光明經》、《大乘密嚴經》等），或者是《孔子備問書》、《算經》等文書，明顯與出家讚歌的內容沒有直接相

<sup>87</sup> 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 76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年），頁 392，擬題為「因緣故事集」。

<sup>88</sup> 本文所引用之 BD05746 寫卷圖像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nlc.cn>。

<sup>89</sup> 本文所引用之 BD06200 寫卷圖像出自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nlc.cn>。

<sup>90</sup>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2020, from <http://idp.nlc.cn>。

關，這當可解釋出家讚歌在抄寫與實際運用上的隨機性。而這個現象也可說明許多單一讚歌卷，其聯抄文書的駁雜性，除了有意集抄各種禮文、咒語之折頁裝書冊，還有各種社群轉帖、書狀、分家或買賣契約、器具帳目也可能在紙張重複利用的情況下，竟與單一讚歌出現於同卷。此外，有些寫卷應用於寺學，更使各類詩歌、知識性文書（如：《切韻》序、《話訓傳》）等，也可能與出家讚歌同卷，顯現這些讚歌辭文，也可能成為沙彌或學郎的學習文本。

## 七、結語

經由本文針對敦煌「出家」類讚歌寫卷樣貌與應用之探究，可知其寫卷性質主要包括卷軸本、冊子本、單張 3 種，其中原為經卷紙背面，取之再抄讚歌的情形相當普遍，但也有原讚歌單張，再被利用為帳冊或契約文書的情形。而透過題記與卷面字跡、抄錄的完整度等條件檢視，可知其抄寫因緣，應有為特定法事行儀運用而抄、有學僧習抄，也有與各種寺院應用文書聯抄備用等狀況。而作為卷軸本包含讚歌集（如 P.2066《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卷中》）、讚歌叢抄、應用文書叢抄與雜抄；作為冊子本則有讚歌叢抄、經讚聯抄與應用文書叢抄；單張則有歌曲單抄與二至多篇讚歌聯抄，這都可以顯現其具體應用上的基本歸屬。然而聯抄（進而成叢抄、成集）的現象既屬多數，則各寫卷所呈現的讚歌主題聯繫現象，就成為探討其應用與表現意義的關鍵。於是「出家」類讚歌所呈現的辭親入山、捨離凡俗、安住修道，乃至於凝聚道場師長同學的意旨，自然就成為鋪述的核心，而同樣關係「出家」不同篇讚歌的聯繫，往往也就基於這樣的關係。這也就可以解釋何以抄有〈辭道場讚〉的寫卷特別多？而以此篇強調道場情誼的讚歌，透過聯用的方式來強化（或補足）〈出家讚〉、〈辭阿娘讚〉的意涵，安定出家眾正是普遍的作法，至於〈入山讚〉和泛出家讚形成聯抄組，或者加入〈五臺山讚〉揭示現世道場，也都是基於相同的考量。

而以此「出家」類讚歌（或單篇或多篇）為核心，聯繫〈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涅槃讚〉（〈佛母讚〉）、〈小小黃宮養讚〉則強化了揭示無常、捨離俗世、入山修道的概念，乃至於聯抄淨土讚歌（甚至如〈出家樂讚〉收入淨土讚歌集）、禪理讚歌（如：〈南宗定邪正五更轉〉）也將具有同樣的效用，或許不見得一定會有實際聯用的必然性，卻也不能排除其可互相替代的靈活性，乃至於相同應用考量的備用關係。至於如 P.4597〈辭父母出家



讚文〉聯抄序言說明出家意義，且有〈菩薩安居解夏自恣法〉展現結夏安居誓願詞，有強化修道意志的目的；S.0779 聯抄〈諸經要略文〉鋪述修行者日常生活儀軌（指出齋食取得、食法、禁忌、供養等），指明出家必行之事，皆可以見得「出家」類讚歌所強調的理想性，可由隨抄的文書具體指明。此外，在強調行孝的文化環境中，如 P.2713 〈十恩德讚〉抄於〈辭娘讚文〉與〈入山讚文〉之間，乃至多卷將「出家」類讚歌與〈涅槃讚〉（〈佛母讚〉）、聯抄皆有關照親恩，卻也將俗情化轉為道情之意。而基於化導俗眾、觀機設教的需求，出家類讚歌與〈四門轉經文〉、〈社文〉、〈印沙佛文〉、〈臨壙文〉、〈地藏菩薩經十齋日〉聯抄，都可以由此見到寺院參與世俗生命禮俗、社群與民間信仰活動，且藉以布教的現象。甚至出家類歌曲還會與寺院募化歌曲（如：S.5572 有「三冬雪」的〈秋吟〉）、具有禮佛情境的世俗歌曲（如：S.1497 〈曲子喜秋天〉）同卷，皆顯示「修道法」與「應俗法」仍不免並存，只是這個現象在出家、安住修行意義作為聯繫與強化的主軸上，畢竟還是少數。

【責任編校：黃佳雯、廖方瑜】

## 徵引文獻

### 專著

- 〔唐〕義淨 Yijing：《南海寄歸內法傳》*Nanhai jigui neifa zhuan*，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wenfeng chuban gongsi，1987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lishi yanjiusuo 等合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Ying cang dunhuang wenxian (hanwen fojing yiwai bufen)*第 4-6、8-11 冊，成都 Chengdu：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1990-1995 年分冊陸續出版。
- 方廣錫 Fang Guangchang、李際寧 Li Jining、黃霞 Huang Xia：《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Zhong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dunhuang yishu zongmulu, guancang mulu juan* 第 4、5 冊，北京 Beijing：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2016 年。
- 王重民 Wang Chongmin 主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Dunhuang yishu zongmu suoyi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年。

任半塘 Ren Bantang：《敦煌歌辭總編》*Dunhuang geci zongb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 年。

任繼愈 Ren Jiyu 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Guojia tushuguan cang dunhuang yishu* 第 76、84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Beijing tushuguan chubanshe，2005-2012 年分冊陸續出版。

林仁昱 Lin Renyu：《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Dunhuang fojiao gequ zhi yanjiu*，收入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Foguangshan wenjiao jijinhui 編：《法藏文庫》*Fazang wenku* 第 89 冊，高雄 Kaohsiung：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Foguangshan wenjiao jijinhui，2004 年。

郝春文 Hao Chunwen：《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Tang houqi wudai songchu dunhuang sengni de shehui shenghuo*，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1998 年。

陳曉紅 Chen Xiaohong：《敦煌願文的類型研究》*Dunhuang yuanwen de leixing yanjiu*，北京 Beijing：九州出版社 Jiuzhou chubanshe，2018 年。

黃永武 Huang Yongwu 主編：《敦煌寶藏》*Dunhuang baozang* 第 27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公司 Xinwenfeng chuban gongsi，1981 年。

〔法〕法國國家圖書館 Faguo guojia tushuguan 等合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Fa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dunhuang xiyu wenxian* 第 1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1 年。

〔俄〕孟列夫 Lev N. Menshikov 主編，袁席箴 Yuan Xizhen、陳華平 Chen Huaping 翻譯：《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Ecang dunhuang hanwen xiejuan xulu*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9 年。

〔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Eluosi kexueyuan dongfang yangjiusuo shengbidebao fensuo 等合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Eluosi kexueyuan dongfang yanjiusuo shengbidebao fensuo cang dunhuang wenxian* 第 4、7-9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2-2001 年分冊陸續出版。

期刊與專書論文
---------

- 方廣錫 Fang Guangchang :〈談〈劉師禮文〉的後代變種〉“Tan ‘Liu Shi liwen’ de houdai bianzhong”,《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Huadong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016 年第 1 期。
- 吳麗娛 Wu Liyu :〈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地方機構行用的狀〉“Cong dunhuang tulufan wenshu kan tangdai difang jigou xingyong de zhuang”,《中華文史論叢》*Zhonghua wenshi luncong* 2010 年第 2 期。
- 林仁昱 Lin Renyu :〈論敦煌「征婦」歌辭的設想與反思之情〉“Lun dunhuang ‘zhengfu’ geci de shexiang yu fansi zhi qing”,《興大中文學報》*Xi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18 期, 2006 年 1 月。
- 林雪鈴 Lin Xueling :〈敦煌講唱文辭〈秋吟一本〉之文學意象與說服敘事〉“Dunhuang jiangchang wenci ‘qiuyin yiben’ zhi wenxue yixiang yu shuifu xushi”,《敦煌學》*Dunhuang xue* 第 32 期, 2016 年 8 月。
- 陸離 Lu Li :〈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行人」、「行人部落」〉“Tufan tongzhi dunhuang shiqi de ‘xingren,’ ‘xingren buluo””,《民族研究》*Minzu yanjiu* 2009 年第 4 期。
- 楊秀清 Yang Xiuqing :〈淺淡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的學生生活——以學郎詩和學郎題記為中心〉“Qiandan tang, song shiqi dunhuang diqu de xuesheng shenghuo: yi xuelang shi he xuelang tiji wei zhongxin”,《敦煌研究》*Dunhuang yanjiu* 1999 年第 4 期。
- 楊際平 Yang Jiping :〈吐蕃子年左二將戶狀與所謂「摩三部落」〉“Tufan zinian zuoer jiang huzhuang yu suowei ‘bosan buluo””,《敦煌學輯刊》*Dunhuang xue jikan* 1986 年第 2 期。
- 榮新江 Rong Xinjiang :〈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Sichouzhilu yu dongxi wenhua jiaoliu”,《文史知識》*Wenshi zhishi* 2015 年第 8 期。
- 劉進寶 Liu Jinbao :〈關於吐蕃統治經營河西地區的若干問題〉“Guanyu tufan tongzhi jingying hexi diqu de ruogan wenti””,《中國邊疆史地研究》*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 1994 年第 1 期。
- 鄭阿財 Zheng Acai :〈敦煌寫本《孔子備問書》初探〉“Dunhuang xieben Kongzi beiwenshu chutan”,《敦煌學》*Dunhuang xue* 第 17 期, 1991 年 9 月。

- [日] 上山大峻 Ueyama Daishun: 〈敦煌出土『淨土法身讚』について〉“Tonkō shutsudo Jōdo hōsshinsan nitsuite”, 《真宗研究: 真宗連合研究學會紀要》*Shinshū kenkyū: shinshū rengō gakkai kenkyū kiyō* 第21輯, 1976年12月。
- [日] 池田溫 Ikeda On: 〈敦煌本に見える王羲之論書〉“Tonkōhon ni mieru Ō Gishi ronsho”, 《中國書論大系月報》*Chūgoku shoron taikei geppō* 第5號, 收入[日] 中田勇次郎 Nakata Yūjiro 編: 《中國書論大系》*Chūgoku shoron taikei* 第6卷, 東京 Tokyo: 二玄社 Nigensha, 1979年。

#### 會議論文集

- [日] 荒見泰史 Arami Hiroshi: 〈法照門徒的念佛法事與〈法照傳〉的宣唱〉“Fazhao mentu de nianfo fashi yu ‘Fazhaozhan’ de xuanchang”, 收入鄭煒明 Zheng Weiming 主編: 《饒學與華學: 第二屆饒宗頤與華學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成立十周年慶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Raoxue yu huaxue: dierjie Rao Zongyi yu huaxue ji xianggang daxue Rao Zongyi xueshuguan chengli shizhounina qingdian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上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辭書出版社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2016年。

#### 網站資料

IDP,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25 and December 18-19, 2020, from <http://idp.bnf.fr>, <http://idp.nlc.cn> and <http://idp.bl.uk>.